



目錄

十二卷

記

賢溪重修先師廟記

新城重修文廟記

侯甫修祠清醮碑記

八閩會館記

八閩義塚記

體仁堂記

伏龍肇造記

鄉鄰避兵記

再覲鄉鄰避兵記

南豐孝廬不火記

重建金樓峯寺記

太興萬壽宮碑記

賢溪重修至聖先師廟記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二

記

賢溪重修至聖先師廟記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百神之祀。里巷郊野咸有之。雜遝紛紜。紊祀典矣。惟吾夫子文  
廟。都城郡邑皆特祀而尊崇焉。士民無敢私祀懼褻瀆也。以至  
聖先師為天下之大公。非百神所得而比也。然則賢溪僻壤。何  
以獨祀先師。蓋其源有所自云。宋中散大夫諱溥者。隨南渡而  
封於衢。衢之有聖裔也。自中散大夫始也。元初有六世孫諱洙

者辭封而讓於曲阜其澗然不滓可以嗣休東魯矣厥後追封  
博士而子姓繁衍自衢而徙臨汝又自臨汝而徙于黎川之賢  
溪故賢溪孔氏亦祀先師為始祖焉嘗稽古禮有大宗小宗之  
引据斷制經術湛深  
別漢唐以來惟公卿大夫有家廟而士庶則有祠堂皆得各祀  
其始祖以萃渙也始祖者何始遷其地之祖也以宗法言之中  
散大夫衢所當祀也繇衢始遷臨汝者臨汝所當祀也繇臨汝  
始徙賢溪者賢溪所當祀也今遙祖先師則變宗法而通之矣  
然帝王之家必以宗子主祭明有尊也君道也固不得而紊也  
若聖人師道雖窮鄉僻壤有知誠敬而祀之聖人未必不享而

君師一層

況其子姓乎則賢溪之祀至聖亦安見其不可耶自異端蜂起

異端一層

正學榛蕪人皆祀佛以求福而西江嗜佛則莫甚于黎川不有

聖道其何以救之今賢溪孔氏溯厥源本而重新平廟貌其亦

願學聖人之思乎有豪傑之士則將化日峯為岱岳化賢溪為

勸勉一層

杏壇化黎水為洙泗匡廬彭蠡之中正學聿興翕然丕變其在

於斯歟其在於斯歟賀觀聖賢之裔往往易于為人人之見之

警戒一層

者莫不加敬焉然或稍有踰越必羣起而指摘之曰其先世何

人而子孫所為一至于斯乎嗚呼是可惕然澁省矣賢溪人文

期望一層

蔚起為黎川望族倘晨宵對越聚宗閭之少俊誦讀于祠中朔

望講約讀法。俾士農工賈咸薰陶浸漬而返于醇。則斯祠之舉庶其無虛設矣。彼徒以科名爲世胄者。豈足方駕而比隆哉。孔之族名之鼎者。嘗與程山堂中往來論道。因以修祠之碑屬記于賀。賀乃肅誠薰沐而紀之。

胡綱文曰。先師廟記駢麗該博。有王子安。楊盈川。鋪張揚厲。有皮襲美。而大作手。獨推廬陵穀城一記。以其氣潔而義精也。廬陵詳於釋奠。斯文詳於宗法。則又邑與在鄉之辨也。千年以來。理學獨重西江。有以也夫。

新城重修文廟記

文廟之建。所以興士行正人心。一道德同風俗也。是故師道立而善人多。儒道尊而正學明。正學明善人多。而天下弗底于治平者。未之有也。然則事之當急。孰有先于此哉。昔晏殊知應天。當五代干戈之後。始建學以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而人才於是乎盛矣。胡宿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此皆知所先務。昔人之可傳者也。然以太守之權而爲此。似亦無難。若夫晤語槃阿。身無權藉。以士人而力任之。以一家而特爲之。父志于前。子承于後。非豪傑之士。有心世道者。豈

能見及于斯哉。新城文廟久圯，大家宰涂公國鼎志欲修之，而時方繕城，旣而軍旅倥傯，未遑也。爰命子姓曰：「根本之地，其可弗飭？他日當亟圖之。」越十餘年，其少子斯皇與其孫大諒、大誅、大訥、思厥遺命，弗忍忘也。遂起而修之，葺梁棟，更戶牖，增瓦桷，益丹漆，自門而殿，堂而廡，咸新焉。方諸舊制，彌加壯麗。經始于己亥之春，而竣于其秋。大諒夙夜鳩工，其勞尤特著。邑之士子皆嘆息稱賢，而屬賀誌其事。賀惟古者上庠下庠，皆以養老也。胄子入學，坐三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古帝王建學之意，首重乎此。是以爲士者必以孝親敬長爲本，以正身率物爲期，以濟世安民爲務。故能一出而有爲于當世。此教道實行而人才之所繇盛，天下之所繇平哉。後世無養老之政，無教孝之道，而辟雍泮水，僅視爲梯榮之逕。見科名增于往昔，則羣稱盛事，而不問其躬行。故士于平日鮮居敬窮理之功，無匡主庇民之學，且舉有用之精神，與無涯之歲月，悉注之于雕蟲末技，而不覺其非何惑乎！士風日下，而民俗日趨于暴戾。哉，矧今異端彌熾，邪說愈繁，淫祠遍天下，而文廟圯頽，曾有過而問之者乎？乃冢宰惓惓于此，此其心已異于衆人矣。然使其子姓不能追述厥先，而以時勢自諉，則冢宰之志亦僅托諸空言耳。乃斯

新城重修文廟記二

皇叔任圖所當急。獨力以成之。其視晏胡二公之興學。不益難乎。昔見冢宰立朝。忠厚和平。與人無忤。今大諒兄弟。事無微鉅。必稟命于叔而後行。斯皇以中翰隱居而大諒大誅大詔。皆當歲薦。或辭讓弗就。或出處相成。而終始不渝其節。今文廟一事。又能繼志。則已端百行之源。而得古人建學之遺意矣。豈特指金弗吝云爾哉。使郡邑之人咸覩茲而繹其義。則凡百淫祠。皆不言而自廢矣。惟盡反乎積習。而勵志于進修。則士行可以興。人心可以正。道德可以一。風俗可以同矣。於治平也何有。

蔡九霞曰。議論崇宏。歸本于孝友。尤見本源。文之明暢。大似

陽明先生

侯甫修祠清醮碑記

姚翁南軒侯甫之始祖也。初居長溪。其父象先翁有千金。見長子與次子過于守拙也。嘗嘆曰。產業無幾。吾老矣。二子將何以治生。南軒知父欲厚與之也。卽欲以應得之產悉讓于兩兄。慮其兄弗安而卻之也。遂託名卜居。謂欲開基于侯甫。俾其可受也。乃遷居而悉讓焉。儉約力田以成厥家。生二子。傳六世。至壺山別駕。以能吏著聲。治獄多所平反。楚人德之。其子豫菴文學。敦行孝友。捐已田百畝。穀千石。以創宗祠而立義倉。且設祀典。明禮教。洵一時之豪傑也。其曾孫元卿登萬曆己酉賢書。爲吾



鄉名士自壺山而後子姓列膠庠者不可勝數遂爲吾豐旺族。此皆南軒讓德之所隆也。萬曆之末人物庶繁有踞祭田侵租稅者於是祀事廢祠宇頽矣。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予友阿慈愴然而悲毅然而任乃同二三自好者議修祠而清醮欲春秋舉祭朔望講鄉約以維風化而興德行。又欲舉從前之墓祭者悉購田以廣之。其志大而情淡可謂不忘木矣。然事猶未就其子行先欲繼其志學阿慈所敘興廢之繇與予誦之。予曰此孝思也。義舉也。弗可緩也。予見世俗兄弟惟利是爭絲毫不相讓。然未及再傳而產屬他人矣。所爭之物豈能長享而無恙乎。南軒

悉父產以讓于兒傳世一十有五。歷年數百而孝友之情仁讓之蹟至于今如在。令人過其里思其德猶躍然想見其爲人。假令當日分受父產不踰三百金。雖義所應得安知數傳之後不化爲烏有哉。豈能以耕讀傳家仕宦著名衣冠濟楚若斯之盛哉。然則相爭之無益何如相讓之爲美哉。姚氏子孫果能念厥祖而推行讓德以著爲家教則無愧祖先而風俗日淳。侯甫之興必再覲于今日矣。予嘗講約于鄉輒舉南軒讓產以爲鄉鄰勸。今行先欲興祀事勒石垂遠而請予記之。予旣嘉其孝思又樂表其讓德之光也。於是爲之記。

黃雷岸曰。盱江每多篤行士。吾兄以史筆載入郡志。呂南公而後不孤也。許仲將曰。推見幽隱。曲傳當日。篤誠與泛稱先德者不同。後乃見子孫食報之遠。語語淡摯。可勒爲箴世訓。歐陽石臣曰。從孝思看出。覺一片至性。流于筆墨間。姚氏得此。稱不朽矣。

八閩會館記

天下之義重而情淡者。莫若八閩。福興泉漳。其俗彌厚。凡宦遊其地。稍有仁政。歷數十年。而弗諼。至于師友之際。桑梓之間。益有至情而不忍薄。此豈山川之靈異。有所特鍾歟。抑紫陽西山君謨諸君子。德教之所孚。積久而成習歟。不然。何風之厚也。予謂人情篤于桑梓。寔皆本于孝思。何也。生於斯。長於斯。祖父周旋於斯。凡相對之人。非吾父族。卽吾母族也。非高曾祖母之宗。卽諸姑姻婭之屬也。念厥繇來。皆同一本。其忍薄待而輕寘乎。故凡武斷鄉曲者。其人必非孝悌。以此觀人。淑慝立分。然或積

習所移。遂以薄待爲當。然而莫之察。此予所以獨嘉閩人而欣慕弗已也。西昌吳城鎮。仕商繹絡。爲吳楚并行所必循之。路徑金陵者。必易巨舟。斯可過彭蠡而渡大江。及其歸也。又必易小艇。斯可歷章門而入盱水。然市鎮人稠。恒乏旅館。燮公詹君流寓此間。洞悉旅人之苦也。爲之四顧。爲之躊躇。乃與其鄉羅仲春。劉日炫。廖開新。詹知吉。李時科。江永儒諸人。夙夜圖之。謂必創一會館。以處八閩之過此者。俾得停驂數宿。從容審擇。而後無匆率誤行之患。無江湖意外之虞。其爲益也大矣。斯舉也。募貲于閩客。而計偕諸君子。遂樂勦焉。購基于戊午之冬。鳩工于

己未之春。乃遂不日成之。何閩人之好義如斯乎。燮公昔在仕途。歷官太守。有賢聲。嗣後艱苦備嘗。寒松其操。揆厥素行。必能孝友。而錫類于其鄉矣。羅劉廖詹李江諸君。亦克同心。吾益信閩風之厚。今古不殊。而嘆紫陽西山君謨諸賢之流澤。深且久也。予生平見人義舉。必敬服之。故樂觀其事。而爲之記。周鹿峯曰。從閩人好義處。歸重孝思。可以愧天下之薄于鄉情者。忠厚愷測之意。隱隱在筆墨間。

葬於此以報國之德

國運衰日分關人故道

也予少平世入秦與

商風之烈

李丈由

我聖宮

日未之春

八閩義塚記

詹君燮公與羅仲春劉呂炫廖開新詹知吉李時科江永儒諸

人募創八閩會館矣又見吳城鎮停柩之多暴骸之慘惻然不

忍寘也於是乎有義塚之舉即設于會館之旁以瘞閩旅之或

無所歸者嗚呼垂念桑梓一至于斯可不謂錫類乎己未春予

過吳城因與燮公談及久停咨嗟靡已迺述其義塚而屬予記

之予思並生天地之間而為萬物之靈與已同類者非斯人乎

淡繹西銘之義其忍寘而弗顧乎予少時每至初夏必遊近館

各山訪清明之祭或有暴露者必為掩之及司理廣陵見瓜儀

人其事俱堪不朽

旅柩卽檄其地瘞之。然未暇躬親。旋卽愧悔其簡畧矣。後分巡東粵代葬四百廿餘棺。購山下日分壙。豎碑詳載旅安山記中。及予還里時。道間所見如永衡之白骨。有散暴水濱者。萍鄉之餓莩。有交橫廬內者。屈指不啻百餘。但經目覩。皆募工掘葬。予躬操畚鍤爲之。瘞瘞而堅築焉。是豈以茲爲德哉。哀我同類。觸目恫心。實有不忍。不然者。今見饒九南三郡停柩尤多。暴露尤慘。予心戚戚。欲代爲瘞之。而力不能爲。惟惆悵太息。以不當久停之道。廣行勸戒而已。然未必其能聽也。何意八閩此舉。實獲我心。嗟乎。安得人人爲此。使天下無暴露之慘乎。予聞昔賢有

三義焉。一曰義倉。二曰義館。三曰義塚。是皆有益于世。不可不

勉行者也。語云。與其作無益以徼冥福。何如爲有益以濟生人。

夫生人之困苦。不忍坐視。而況朽骨無言。不尤可矜憫乎。每見

世俗迎神賽願者。輒費重金。至如富貴之家。一有喪事。卽飯僧

建醮。而羅剎祭品。奢麗僭踰。實爲無益。何不以其物力爲掩骼

埋胔之用乎。夫掩骼埋胔。與飯僧修祭相較。孰實孰虛。孰輕孰

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習成風俗。隨波逐流。而不敢稍異于

庸衆。不亦愚乎。至于父母之喪。爲形家所惑。往往久停不葬。歲

月旣淡。物力彌窘。遂零落而不能葬。以致遺骸暴露。固爲蠅蚋

八閩義塚記二

所嘖或爲犬彘所傷。行路之人莫不歎息悲惘而詈其忘本焉。嗚呼。祇欲暫停以需吉壤。豈意因循懈弛。遂至久而遺棄哉。此猶委諸溝壑。與禽獸何異。孰非人子。亦何忍心至是哉。予又因八閩之義塚而不能不愴然也。

周鹿峯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矧先生又見之躬行。真古之遺愛也。

### 體仁堂記

貽謀而傳百世。表宅而著千秋。豈非人情所浚願哉。然非令德垂休。仁聲久洽者。未足以幾此也。黎川立宇熊翁。世醫而兼市藥。見貧者輒與良劑。而不計其直。歲施散丸。久而弗怠。縣令楊君諱榮者。表其宅曰體仁堂。蓋旌淑行以礪民風。洵盛舉也。立宇享年八十。既壽而康矣。又遺命子孫。施藥勿計利。勿憚勞。勿責報。又戒曰。藥安詳察。恐以屬物誤人。又曰。香連丸最善。歲宜廣製以救寡人。勿以價騰而惜之。今其子鵬舉。不忍忘茲訓也。特請爲記。俾後人知宅表所自來。時時繹思。庶幾推廣仁心。自

不容已乎。賀于茲而嘆熊君之善謀也。其施德也能燭遠也。世人貽後。惟思田宅。豈知以仁為訓。即或訓仁。亦僅騰諸口說耳。豈能誠心濟世。久而不怠乎。然未嘗積善。則子姓未必克承其。又何益焉。惟訓之以仁。則元氣所充。生機弗息。如綿綿瓜瓞。其盛曷能禦哉。賀于茲而嘆楊君之為吏也。其旌淑也能垂久也。嘗見世人表宅。多錄請寄。或有心旌善而詔誨弗確。濫及匪人。或因此而縱役擾民。反滋厭薄矣。豈若楊君之宅表。四十餘年之後。猶令人重視若斯乎。斯非重宅表也。以表宅之官足重也。噫。為吏者守已鮮廉。養民乏惠。雖勸諭諄復。弗之能從也。況一

從○無○可○發○論○處○歸○重○循○吏○便○資○生○動

扁乎。惟楊君潔已。而以方嚴肅下。以寬簡蒞民。折獄則明而公。諭人則詳而婉。至今黎川父老。猶思其德教。而追慕謳吟于不已。則宅表之足以興行也。豈容泛視哉。鵬舉今有六子。而汲汲皇皇。惟在救人。且樂於傳方。而無所吝。尤不可及。故述其先訓。而思循吏之彰善。不可以不傳。迺為斯記。以貽之。

周鹿峯曰。藉循吏表宅。以端風化之原。而為之表者。亦因以傳。乃古文運筆之妙。若專在體仁二字。反覆說去。便無波瀾矣。

陸懸圃曰。仁義之言。請如也。

對德園曰仁樂之旨歸也

矣

專不古文學筆之妙法也

周禮曰詩經之義也

而思節文之精也

皇皇對甘妹人

之限字表之只以興

備人以善也

歸于對揚也

伏龍肇造記

伏龍居士世家盱南之老山以舊居之隘也圖徙焉卜諸郡城

喟然而返爰取太行山麓創是居芟其蕪夷其險壬申鳩工甲

戌遂成其勢端以肅其象潔以堅其規模宏以遠可垂千百世

有于公高門晉國植槐之意焉無觀臺榭昭其儉也居數載而

安焉升伯仲光學成名著已卯秋仲光冠易經於是郡之人咸

羨慕之有告賀者曰此山川之秀也公善形家言卜宅開山竭

其神智以為此也賀曰未也又有告賀者曰此庭訓所致也公

立課至嚴其為學專也其成功速也賀曰善哉古之為教蓋如



是也。夫。賀。欲。造。其。廬。聆。其。訓。而。未。遑。也。及。庚。辰。春。賀。與。仲。光。同。籍。獲。謁。先。生。於。旅。舍。先。生。諭。以。恤。民。惠。訓。不。倦。賀。心。誌。而。師。之。是。時。長。安。士。大。夫。相。贈。以。貨。賄。相。娛。以。歌。舞。相。成。以。宦。術。求。其。憂。社。稷。計。蒼。生。者。鮮。矣。仲。光。甫。弱。冠。以。古。道。自。期。視。彼。干。名。徇。利。者。若。將。挽。焉。觀。其。所。行。其。志。念。深。矣。嘗。有。以。自。下。者。賀。曰。善。哉。古。之。爲。學。蓋。如。是。也。夫。秋。過。里。門。欲。一。觀。之。求。其。所。爲。庭。訓。者。而。又。未。遑。也。茲。奉。粵。東。之。命。過。郡。城。乃。登。先。生。之。堂。縱。觀。焉。問。所。以。築。室。先。生。曰。吾。非。隘。舊。居。也。見。朝。夕。所。遊。不。出。里。巷。所。言。不。越。農。商。無。以。相。觀。而。善。非。所。以。居。吾。子。也。往。郡。徧。觀。見。士。

風。佻。達。驕。淫。矜。誇。因。矍。然。嘆。曰。嗟。乎。此。言。龐。事。雜。豈。所。以。居。吾。子。乎。夫。士。先。行。而。後。文。與。其。爲。通。也。無。寧。爲。狷。於。是。取。此。而。居。之。且。擇。師。而。導。之。閉。戶。而。繩。之。俾。其。見。正。事。聞。正。言。燕。朋。燕。僻。不。得。而。干。焉。斯。已。矣。其。他。非。所。知。也。賀。曰。信。哉。先。生。之。善。教。也。古。者。處。士。必。於。燕。閒。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不。使。見。異。而。遷。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矣。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令。先。生。之。爲。訓。得。是。道。也。哉。夫。山。川。之。秀。繫。之。乎。人。得。賢。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考。亭。居。閩。壤。得。朱。子。而。始。傳。是。山。也。介。在。二。姑。之。側。得。先。生。而。始。著。先。生。持。躬。立。訓。足。爲。山。

川重而豈假秀於地靈哉。於是命賀作記，賀謹誌其本末，勒諸貞珉。俾後世知先生之所以賢於人者，固自有在而非止乎門閭之高大也。先生諱德耀，字養貞，別號伏龍居士云。

吳仲升曰：具大識力，文乃與之稱。山川固以人重，重山川之古人又以文重矣。

崔樸臣曰：立教貽謀記中一一寫出讀斯文想見乎其人。

鄉鄰避兵記 戊子

徐子升、伯仲光居大麓山之陽。戊子冬，賀寓其旁舍，見二子屏居讀禮。臘月既望，有衆欵其門，始十餘人，既乃百人，遂千人。惶懼而奔，咸至其家。予適病卧，出戶窺之，見杖以行者，負以趨者，保抱者，攜持者，間有輿捍者，有挈篋提筥者，有牽牛者，有繫鷄豚者，或艱步而泣，或回顧而相招，或手持其髮，或遺其一履，或喘息未寧，欲言而不能語。賀驚而問之，衆皆曰：兵將至矣。予鄰人也，來避于此。予訝曰：異哉！斯何險可恃，距茲數里而避焉，不亦悞乎！且縉紳所居，兵之招也，而且以此爲武陵乎？適惶急未

谷其故有頃見坐而燎衣羣而啜粥或乍至而炊黍童稚嬉遊  
自若如在家焉視粒與芻取之不禁如已固有焉於是婦女盈  
室老幼盈庭環數十里之居民蓋咸在焉而不知其幾千人也  
避者漸繁所居漸隘不能容膝擁立如林夜將半復有款門者  
呼聲不已其僕請辭之二子曰是患難也辭將焉往於是伸光  
躬至門外延入各授之餐是時大雨雪寒甚二子達旦不寐奔  
走雪中至日肝猶未遑自食爲之區畫畢當而後卽安翼日兵  
退聞遠境未避者凡厥婦子咸爲所掠且迫以輸餉炮烙橫施  
惟在此者咸無恙於是有嬉而自幸者有感而出涕者將歸勞

之曰兵猶近也盍緩乎越三日兵遠乃歸予揖而問之曰世之

似憤○實真

避紳者如避寇焉紆道而行不敢過其門是何子之異也衆皆

曰吾鄉賴有此紳數載兵過茲者往來如織皆相戒勿入今年

屢避而獲免矣遂揖予而退旣而思之曰尚矣哉此非朝夕之

所能致也夫夙行未孚卽招鄉鄰而庇之豈可得哉昔趙鏃寇

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忠肅家在焉遂弗攻州人賴以免近者

梅川盧雲路先生有德於鄉粵寇至虔相戒勿入其境今兵甚

于寇而不過徐門其情豈異乎噫世之仕者攘民以自封平居

則乘人之厄而利之使鄉鄰畏避如寇讐一遇有事則波及梓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  
里而衆受其殃。且自以爲得計。聞升伯仲光之風。其亦可憐然。悔悟矣。不識余以其言。豈異乎。世之出言。豈易。以自桂。平。吳仲升日志之所存。隨處而見。爲縉紳時玩此記。亦足當晨。鍾暮鼓矣。

胡明叔曰。悲天憫人之意。鬱積于胸。借避兵一事發之。描畫。光景逼真。逼肖可與目黎韓幹畫馬記並稱快筆老手。

再觀鄉鄰避兵記

戊子

兵之掠民。莫甚於今日。雜以土著。識地形而爲之導。故其術益。工網益密。雖窮崖奧谷。弗之有遺焉。索農器銷以爲戈矛。藏錢。鑄於池。亦羅而取之。甚且掠人征賄。反刃而擊之。加以燔炙。力。不能贖者。十斃其九。生人之慘。至斯而極矣。賀觀殘民。以逞莫。之能救。愧恨交心。雖假吟咏以遣之。無能釋也。臘月丙辰。歲將。除。又有避兵者。載號載奔。扶老攜幼。望徐門而趨焉。升伯仲光。爲之安其居。贍其食。如初至焉。其羣聚相忘。用物無禁。迨事平。而返。亦如之。賀憂心且傷。忽覩盛事。遂躍然而興。不知身在流。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離也。夫君子之爲善，懼其怠也。懼其盈也。怠則偶一爲之而厭心。生盈則自以爲至，而無復勉焉。雖有善端，弗之能擴矣。今升伯仲光勞其身，以恤鄰大庇數千人，而歆然不自足。斯所稱吉人爲善者哉。勤而弗德，樂施而弗倦，其所至寧有量哉。且二子之歆然不足者，非止此也。憂夫天下之苦兵者，無所歸也。雖然，此非潛居之所得爲也。天下之大，權有二外之責，在將而內之責，在相將得其人，則貴謀而善用寡。若此不教之民，將焉用之。是故師有節制而民賴以安，相得其人，則開誠布公，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凡厥否政，力洗而更張之。俾人有所冀，且有所恃，則將之賢者皆抒誠而樂爲之用，而素日跋扈之奸亦皆服其心。而革其面有所畏憚，而不敢侈然以爲非。何兵之足患哉。升伯慈惠之師也。仲光今之敬輿也。令得大行其道，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其視四方萬國猶之一鄉也。今樂飢，衡泌而其德僅庇乎維桑。豈天生是人之意哉。賀旣以所見者爲邾邾，幸而又以所期者爲天下，思於是乎誌之。

吳仲升曰：光明俊偉，疏暢澹宕，不雕琢而自工。王文成而外，罕見其儔。

南豐孝廬不火記

甲寅以來江右大亂人不得已避居山砦又多火災蓋以茅覆屋其地隘其居密其勢峻其風烈火熾則莫能禦人咸苦之獨聞蓮花砦有一廬不火者則黃孝子所居也孝子母羅氏年九十病孝子奉母避亂居此山巔結茅爲廬處衆廬之中乙卯冬母卒忽一宵火起烈焰彌天孝子向天號泣拜禱撫棺大慟須臾火滅衆廬皆毀燼矣惟孝子所居無恙予聞而異之詳詢其故有名聯甲者其從弟也語予曰火前一夕其家夢一緋衣人砦徧地紅光適有一龍環繞其廬以水沃之及後火發四面皆

茅廬相去咫尺而火特不燃者賴有此也予聞而嘆曰至孝之

格天如是乎予觀黃子華性篤實事厥考簡翁能養其志家甚

貧義不苟取自戊戌以來師事謝秋水先生講濂洛之學得聞

心性之要簡翁年踰八十久病孝子躬自撫摩數載弗倦父歿

恫哭哀感路人三年不入房帷有鄉隣劉某以小過致母微怒

輒自悔曰勿令黃孝子知令我愧死無地又邑俗喪禮欸賓必

以酒肉聞孝子家弔客皆以蔬食欸之於是澆風稍變乙卯秋

其妻李氏因邑侯督勒入城會其母病篤諸紳與子弟來賁力

請于邑侯不可來賁曰黃母病已垂危止一兒婦容其出侍姑

疾不亦可教孝乎邑侯曰未可開端來賁曰姑年九旬惟此一

媳必無比例之人乃許之越一日城陷遂大肆淫掠通邑塗炭

而孝子家特免蓋有天意存焉其長子國望在城被執鄉鄰曰

此孝子之嗣忍不救乎立斂金贖之孝子名熙字維緝南豐人

登戊戌進士其曾祖環山別駕居父母憂皆盡情秉禮廬墓三

年世稱其以孝傳家云

胡綱文曰黃孝子所行庸行也○想其胸中必未嘗計及于格

天○計及于感人更何常計及于妻子而娓娓傳之知醒世婆

心不啻晨鐘適鐸矣入之孝友獨行等傳中當分范蔚宗陳

承祚一席。周鹿峯曰讀中大段仁人君子之心且善為說辭故能出孝婦于督勒之中何物邑侯乃為此違天之事耶

### 重建金樓峯寶輪寺記

甲寅春初寶輪寺知予禪師命其徒宐上來謁予記予于寺觀

諸文平生未作然聞知予之為人也待物以誠而好誘人于善

篇眉子前○後三見人天眼○目于斯標指○

自陵谷變遷特有功于世道凡拯人之危周人之急解人之訟

息人之爭逞逞不遺餘力是以遐邇德之子昔年訪友曾過其

地聽輿人之頌而浚敬之今茲所屬其可不為之記乎按峯曰

金樓在肝郡之東距城七十里崇岡疊嶺蒼翠迴環峯之下古

有蘭若曰寶輪者始於唐改於宋而興復於近代其或為寺為

觀遷變有時而殘碑漫漶弗之能考矣萬曆間有無明禪師者



命其徒元賓居焉。元賓克承師訓，踐履篤實，爲元公先生所器重。以寶輪古刹，志圖興復，而猶未逮也。知子卽元賓弟子，名道達，苦行數十年，弗遺師志，遂圖創建。謀諸僧衆，皆協力同心，拮据匪懈，而荆榛廢址，遂煥然一新矣。未幾燬於兵燹，而知子弗已也。又偕諸弟子，結茅於其下，勤勞自勵，而同鄉之人，嘉其素行，皆踴躍捐貲，故未踰三載，而寺宇復成。其建後殿也，則自癸巳始也。於是左右皆爲客廳，其建大雄也，則自乙未始也。惟梁棟戶牖，以木爲之，而椽題等具，咸易之以磚。冀垂久也。飾以丹牖，儼然如木。觀者不知其非木也。大殿之前爲三門，左齋堂，右

參差八古非名筆不能

禪堂。齋堂之前爲庖，又前爲庫。禪堂之前爲韋馱殿，又前爲羣居於旁，爲護廬，爲碾房，爲浴室，爲春，爲廩，爲畜牧之區，而規模於是乎大備。西北有靜室，可以潛修，且購田園池沼，以資他日飯僧之費。經籍供噐，舉禪林所必需者，纖悉靡遺，恢恢乎其大觀也已。嗟乎！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然而非智不創，非勇不行。非誠則智勇不生。茲寺之創而改也，廢而興也，興而燬燬而復創也，與桑田滄海，何以異。昔之荒烟蔓草，一旦而棟宇巍然，輪奐斐然，豈非人力之所致哉。然不有知子之誠，與弟子諸人之協力，其能經營迅速，若是其可觀哉。予於寶輪之創，而慨然有

所思矣。

與張孟常曰序次歷落逼古似蘇明允圓覺院記。

隱文允言曰古大家作方外文字正如此嚴正簡潔確有體裁。

非矯假習與不主文字之勝新古之辨。

其大

其大

其大

其大

其大

泰興縣萬壽宮記

吾鄉之人散處於天下者未易屈指即泰興一邑亦百有餘家。

咸思所以聚渙也於是乎有公館之舉哀貲三百有奇與張錫

公張鴻文購地四畝於東關其廳事暨房為數十二庀材鳩工

始于乙巳之冬成于丙午之春棟梁榱角煥然可觀祀許真君

者謂吾鄉之神也後奉觀音大士而大門之內亦奉漢雲長公

者從俗也餘室數椽以二僧主之冀垂久也雖曰公館竟顏為

萬壽宮矣歲己未予將有蘭陵之遊道泰興故人慇懃投轄得

縱目山川之勝而報謁同鄉多至萬壽宮徘徊良久思吾鄉十

三郡享其悒悒之福。今又以萬壽宮之名。分創于四方。其祀典日繁。豈非真君之仁孝。聲靈赫濯。而福善禍淫。實有捷於影響者哉。夷考真君事親至孝。而施藥救人。鄉黨交游。咸服其德義。偶購鐵燈檠。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訪其主還之。爲旌陽令。誠胥吏除煩苛。凡聽訟。必教以忠孝仁慈。又擇秀民有德者。耆老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息。又活流民數萬計。旣而隱居訪道。則擇日登壇。闡明孝道。遂得金丹之訣。捍大患。禦大災。所救不可勝紀。皆其孝思之所致也。賀思真君得道。惟以濟人度世爲心。與禹稷之饑溺由己。孔孟之周流列國。跡雖睽而心則一。世之人莫不敬畏乎仙佛。豈知仙佛之所繇成。亦不越孝親與濟人乎。彼見利忘義。一膜之外。皆爲秦越。甚至同室操戈。而遺一本之義者。雖晨宵禮拜。以求神之福佑。吾知其必不能得也。吾鄉素稱淳樸。自甲寅以來。兵燹頻仍。民之流離播遷。荼苦非一。惟僑寓泰興者。獨享安寧。可不謂幸歟。賀願諸君子。以實心事親。而推其義於朋友。必以道義相成。遇財則相讓。遇患難則相周。或有過悞。則委曲相規。或逢橫逆。則以三自反。相勗爲師者。必以實行訓弟子。而成濟世之英才。異日居官者。必以教化洽人心。而救斯民於水火。庶不失講明孝道之旨。而梓

內省齋文集十二卷  
里敦睦德及比鄰則為真君之所默佑豈顧問哉予以斯語眾  
眾皆躍然遂書之以為記

許力臣曰獨從真君仁孝發揮覺仙佛徑路不出吾儒範圍  
可以維風俗正人心不特文氣蒼厚足以起衰而已

目錄

十三卷

記

廣陵賑粥記

廣陵賑麥記

鳳陽清獄記

粵東鄉約記

旅安山碑記

黃山孝牛記

日

十三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三

廣陵庚辰賑粥記

廣陵庚辰賑粥記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廣陵累歲水災，加以飛蝗，饑饉薦臻，流殍載道。庚辰孟冬，賀  
 初踐理刑任，觸目恫心，思刑罰雖重而簿書期會，豈今日急務  
 哉。於是輟聽訟務，救荒初捐五十金，頃刻而盡。固心悲焉，而力  
 弗能濟也。會鹽院張觀海先生有米五千石，糴自荆楚者，欲得  
 任事之吏，謀諸運副黃公黃，以賀對，召與語，大悅。當是時，鹽臺

去任，即捐賑米界賀，一聽賀之所為，賀乃設粥善慶庵，先於庵  
 門外立冊紀名。計土著饑民五千三百有奇。鳳淮滁和來就食  
 者又千餘人。諭令魚貫而入，以辰刻為期，以鳴鐘為節。鐘一聲  
 始入門，再則羣坐三則與粥一器四如之五又如之。人授三器  
 而止，其不能盡食者許貯橐携歸。饑民分為數處，咸與之坐。貸  
 庵中草薦以藉之，慮其冷也。貧民坐堦墀，丐者坐門外，其丐而  
 瘡痍者又坐大門外，俾其可相安也。婦女諭令隔坐，昭其別也。  
 選胥役十數人分任厥勞，賀初於深夜躬視其粥，較量水米之  
 多寡而調之。每一釜必親嘗少許，越數日乃委丞簿輪值代勞。

井、此亦經濟一班

散賑最是

調度井

要緊

又間一親行以察其所賑之虛實，當是時疫氣蒸人，賀懼饑民  
 之傳染也，捐貲六十兩購小房數椽於東南關內，名曰病房，遇  
 饑民病者以輿拊入，延醫療之，別給以粥，而令胥役視其湯藥，  
 衛其起居，予稍暇或躬閱焉。辛巳孟夏望日，饑民請曰：麥既成  
 矣，日遲而暖，可以出而謀生矣，于是乃止。遂以餘米易價六百  
 兩購麥于山左，以備來歲之荒。先是鹽臺徧示賑粥，鄰境饑民  
 雲集，會獻賊近皖，紳衿告急曰：郡治五方雜處，今又招致遠人，  
 恐奸宄潛伏，為之奈何？賀曰：招之使來，驅之使去，其苦不彌甚  
 乎？於是詳諸院道，罰本廳蠹役贖銀九百兩，易錢與米量道途。

預備九妙

遠近給貲以濟之稍近者給米遠者給錢甚遠者給銀繇是鳳  
 淮淶和饑者咸踊躍歡呼越二日盡去可以釋羣疑而固吾圉  
 矣然此特郡城耳其他州邑慮不能徧及賀初任時即梓文一  
 集題曰救荒良策備言荒政因述昔人賑饑閉糶之事詳列禍  
 福感應之機以昭勸戒而動輿情有來謁者人授一冊凡國學  
 生執贄者盡卻其禮儀而諭之曰交際實無益何如隨力救饑  
 俾鄉黨鄰里銘德於弗衰且天道不爽子孫咸食報于無涯乎  
 若饑民受惠予不啻躬承曷敢忘報於是以賑饑相尚或米或  
 粥或紀事告子或陰施而不言蓋廣陵多賢紳善士自相倡導

窮善與人同所以為大  
 一○人○所○濟○有○限○勸○導○之○利○無○

亦不待勸勉而皆能也當是時賀見此離者衆復弛私鹽零鬻  
 之禁濬郡城久闕之濠見合屬同事者必以專心賑救勉之途  
 次遇賑粥施米者必詢其姓名停車勞來之凡可救荒拮据弗  
 敢懈而十屬饑民庶其鮮溝壑之憂乎然耳目所未及心力所  
 未至者亦云多矣興言及此又恫乎有餘悲矣竊祿廣陵今將  
 三載念鹽臺張公之惠與運副黃公之言弗忍忘也乃追而記  
 之張公諱緒倫山東青州人黃公諱元功北直邢臺人其時奔  
 走從事則有吏書黃得爵文崇道滕必高畢春芳郝縻爵之儔  
 司其籍甲首華奇吳美臧文劉兆黃恩吳芬戴奇欣豸童升高

元唐陞之屬任其勞一時共事之勤亦有可紀者於是乎並書  
廣陵有雷公塘所灌民田無限此水利之當興者而予初任  
憤憤不能見及也倘平日究心水利而抵任又詳繹誌書則  
雷塘之脩自不容緩能將此三千金之米募饑民之壯者濬  
木雷塘而興水利則一事而兩得矣且不使少壯之民習于遊  
嬉食而惰其四肢不亦善乎其老稚與病者另行賑粥可也或  
工費浩繁再請張鹽臺捐助及各衙門協力未嘗不可奈平  
日學淺識卑不能見及于此愧矣壬午太守馬公遂大濬雷  
塘則不言賑濟而賑濟存乎其間矣噫予之不及太守遠矣

白記

羅文止先生曰法精以密辭達而堅讀此如目擊賑饑斯爲  
經世大業矣

孔登小曰敘事周詳得體而一片苦心溢於楮墨之外安得  
如佐平輩數十人徧濟天下使斯民無凍餒之憂乎

徐仲光曰此經濟大業不可作文章讀而文自能描畫如意  
所謂了然於心了然於口



世謂了然然以了然然

余中亦上上

世謂了然然

世謂了然然

世謂了然然

世謂了然然

世謂了然然

廣陵辛巳賑麥記

天下事有其心而無其遇。特勞一已而無可任之人。則雖志切救民。豈能獨力而成哉。賀少時究心荒政。嘗言設粥不如給米。然初遵院示未敢輕移也。辛巳初夏。賀計鹽臺賑粥之餘。久而浥腐也。必宜推陳易新。而後可儲之為有用。於是將餘米易價六百兩。時際麥秋。初欲購諸境內。恐胥役假茲漁利也。於是諭往山東糴之。會東省有年。得麥一千六百石。賀親閱其數。而貯之。又醫生某某假借招搖。罰麥二百石。又罰本廳蠹胥三百石。咸詳諸院道。貯於倉。備再賑焉。是歲冬。民仍艱食。賀思設粥救

荒猶非善策也。有雜糶擁擠之慮焉。有老羸艱步之憫焉。有煮時侵米之防焉。有伺候奔走廢時失業之苦焉。有晨起枵腹冒寒致疾之虞焉。又有招集遠人姦宄潛伏之懼焉。不如與之以麥。運至其坊。俾得就近取之。官雖勞而民則逸。不亦善乎。然而分任厥事實難其人。度足以勝任者。其唯劉廣文李二尹乎。劉廣文者。遼人也。名士璟。曾署興化篆。加意賑荒。昭陽之士庶咸戴德焉。李二尹名彬。以滇南明經授斯職。甫新任。有廳役傲慢。遂怒而鞭之。賀以是知其爲人也。迺以給麥屬之。二子欣然。力任躬歷城內。以暨郊關。統括甚饑者二千三百四十七人。計口一日給麥一升。先已錄其戶口。登其姓名。按其居址。劉李二子分督廳役華奇輩。運米於其坊。如期按籍。人給五升。足其五日之食也。給畢。又往一坊。越五日。又給二子。竭蹶道途。周流靡間。不多給者。慮小民浪費而復饑也。賀或出其不意。親往察之。防侵冒也。自辛巳仲冬至壬午孟春。麥盡而後止。此一舉也。推鹽臺餘惠。斯民稍獲充饑。而不勞其力。不廢其時。不虞其侵冒。較之設粥。誠爲簡便。然非劉李二子單心襄事。不憚其勞。則空懷此志。烏能徧給而靡遺哉。賀於是益知二子之賢。爲弗可及也。矣。事竣書之。誌遇也。

羅文止先生曰敘事中兼議論古宕軼倫至其苦心賑救舉世所希揚民之戴德歌功有以也。孔登小曰經濟卓然而讓善於人中間作二小傳奇甚此百世必傳之文。陳公奏日均一施濟也。前篇自任小心此篇委任得人推此而行所濟寧有限乎。徐仲光曰精心良法皆自仁民一念迸逼以出而普爲實惠所謂視民事若家事佐平真其人與當時聲望卓然而頌思至今如昨豈偶然與。

印官得罰贖緩所以積穀備荒也舊制每日應積若干巡方按郡必委官察盤正爲賑濟而設非空行也幼時見察盤猶有閱過者然縣胥于民間暫借入倉及察盤一去而倉已悉虛矣至如江北指倉庾爲輕監因而濫禁是以恤民之具變爲害民之區何其忍也予初至如臯見無積穀遂嚴責吏書至泰州各邑皆然遂以無可奈何置之今思必欲盡職則於初到任時宜集各屬於府堂詳論積穀備荒之道勸以修倉勿爲監禁凡任內積穀必宜如數限三月爲期親行察驗有能實積者必特薦之其空報塞責者必特揭以懲之又嘗手

書諄切以勸勉之。夫積穀與察盤皆分內事，原非苛責。安有不聽者乎？使積貯有素，自可救荒，何必另議罰贖為臨乾掘井之計乎？予當日未能行此，因在都門時，飮聽人言，不敢過察，遂致因循溺職，祇留今日愧悔耳。

自記

極其詳密，可為後世法。至於得人而任天下事，皆如是，豈特

救荒

弟敦實

鳳陽清獄記

壬午冬，直指王公燮檄往中都察盤，賀至，謁祖陵，徘徊仰瞻，喟然曰：此吾太祖之岐豐也。當年肇造區夏，櫛風沐雨，日昃不遑，以奠斯民于衽席。後之臣子，其敢不繹思而敬慎乎？嘗讀寶訓，想見其為治，咸以尚德緩刑，振紀肅綱為急務。當巡方陞辭，則諭之曰：刑當其罪，猶有可矜濫及無辜，豈能復悔至矣哉！非有道仁聖之主，孰能如是。迄今思之，猶若躬聆提命焉。又嘗諭侍臣，謹內外嚴黨比，勅諸司勿與內官監往來，猗歟履霜堅冰之戒，防于未然，計深慮遠，豈非萬世之準繩哉！凡為臣子，皆宜遵

為一伏案

守矧賀有職司曷敢不加愆焉。于是乎清監禁見縣所繫者一  
百一十三人。予惻然乃索案牘于縣胥。察之則皆盧監追贖也。  
訊其端末覈其是非。則又皆微事也。有禁年餘者。有禁數月者。  
有禁旬日者。一案之間。或重杖數人。或罰穀數十。貧不能輸者。  
輒收禁。嗚呼。枉矣。時縣令葉某以遷客補任。畏弗敢違。賀讓之。  
葉曰。太監性頗乖。稍一縱釋。譴責隨焉。得不勉從乎。賀曰。人懼  
大璫畏朝廷也。今明主在上。凡勅內臣。皆有官員賢否。不得過  
而問焉。之詔子未之聞乎。職司民牧。有父母之稱。乃委曲瞻徇。  
知畏內璫。獨不畏朝廷乎。且祖訓慎刑。炳若日星。爲臣子者。其  
忍遽忘之乎。于是取其失入者。悉判數語。以辨其寃。而蠲其贖。  
間有當罰者。亦以淹禁量省之。立釋五十三人。卽令吏書錄辨  
寃讞詞。以與其人。俾得執之以爲據。再清府禁亦如之。立釋二  
十六人。事竣。列其姓名。馳書盧監。具告以實。盧得書。默然。越二  
日。乃語葉。令曰。辨枉其職也。我實無暇。而爾不請詳。咎將誰誘。  
翌日。賀至。留守司亦多盧監批詞。取牘詳察。得寃民四十有二。  
賀亦立釋之。而與以讞詞。因前書未復。遂不載聞于盧矣。是役  
也。奉巡方之命。守司刑之責。念茲收繫。皆朝廷赤子也。矧在中  
都。密邇祖陵。儼然如太祖式臨。彌深敬畏。其敢稍一瞻徇。以負

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所

申嚴內外之旨尚德緩刑之訓哉當是時大璫皆責屬禮惟賀  
此之謂大丈夫遵祖訓竟不一見卽有事致書止用官銜舉利害禍福成寘焉  
而弗顧以職之當然者責諸己而以事之難測者聽諸天乃盧  
竟相安未聞怨望也嗟乎是非之公人皆有之又奚以瞻顧爲  
哉

徐仲光曰惟公服人惟廉生威當日服官嚴正之氣凜凜如  
見然非佐平識力安能辨此  
張孟常曰拈出祖陵寶訓反復開論爲人爲文皆具大力量  
安其對書默然不敢怨望也

有尾

文極莊重識大體非淺儒所能及

弟敦實

上奉祖訓下恤民命自不瞻徇於寺人壁立千仞令人氣懾

劉二志

文辭甚重。非必謂其有入。望立千。外令人感。勸

粵東鄉約記

鄉約之舉。其昉於周官乎。化民成俗之道。洵莫善於斯矣。惟昔太祖特隆厥事。六諭廣頒。蓋體周官之意。而以風教為急務哉。夫周官屬民讀法。必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必糾其過惡而懲之。皆導民為善。而使之遠於刑獄也。然非需之歲月。豈易實行哉。賀幼聞邑侯甯顧寅先生。講六諭於吾鄉。郊關之內。設耆老四人。平明嚮晦。以木鐸徇於路。颺宣六諭。寒暑弗間。蓋先輩之留心風化如斯也。忝佐廣陵。思則倣之。值寇梗道途。南北往來。皆取道於邗關。竟無暇晷。遂未能行。愧矣。頃者奉嶺表分巡之

命至任則盈海皆盜不以教化移易之弗能止也雖時當倥偬  
曷敢自懈爰倣昔賢勸懲之義躬親力行擇公所之宏者自東  
而之南而西而北以次及之又自近而之遠周流罔間通諭士  
庶聽其自來而屬員俱勿與事恐妨其政務也時當盛夏惟禁  
喧譁舉凡張蓋搖箆科頭袒裼與夫齊衰衣白者皆弗禁欲人  
之來聽也豫訪民間之孝子善人記其名屆期延至令長揖勿  
拜講畢使者老颺言曰請孝子受旌載颺曰茲有孝行者若輩  
宜以之爲法畀以幣帛與之同坐其善人之好施者亦如之者  
老又颺言曰不孝者受責責畢又曰茲不孝著聞者若輩宜以

之爲戒於是令荷校而出其作非爲者亦如之乃以鼓吹送孝

區、書、細、密

子善人俾乘輿以歸而嚴飭諸役俾勿擾先是擇禮生之音亮  
而字確者得二人又選童子之能歌者亦二人歌瞿君六言詩  
構雨蓬設高臺令禮生與歌童登臺先以正音講之者再使遠  
遊商旅獲聽焉復以方言講之者再以便土著之愚民其歌詩  
者亦如之事竣各界之賞而優禮焉當是時羣情踴躍聽者不  
啻萬人講時咸肅然無聲迨事畢懽聲載道於是藩臬二司皆  
曰如斯盛舉曷不與我輩同之賀初欲行此猶慮見哂於人也  
既而羣然向往上下同心繇是觀之人情咸樂於從善而同事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  
之不患無人也不昭然可見哉。方擬廣行而予尋晉秩矣。將辭  
粵而去。乃弗竟行。今追而記之。遂成陳迹矣。所欲需之歲月者  
無能爲也矣。賀思講六論于平世。非難事也。使當年邑令。皆如  
甯顧寅先生。則全盛之天下。奚至於斯。嗚呼。斯何人之所致哉。  
謝秋水曰。實行鄉約。洵得制治之源。非俗吏所能及。其知精  
吳仲升曰。疏暢樸茂。古色淵然。  
徐仲光曰。移風易俗。必以教化爲本。教民之術。雖多。必以鄉  
約爲要。佐平留心若此。知本也哉。其節目精詳。有教民之責  
者。皆可做而行也。

倪闇公曰。興教化。莫先于正人心。鄉約之講。亦正人心之一  
端也。後人皆視爲故事。誰能切實行之。何先生委曲詳明。留  
心風化如此。惜乎其未久也。

鄉約誠爲治要。務然。賀空有其志。如廣陵雖無暇曷。不單騎  
輕舫。歷郊外而行之。粵東僅行數月。而闕漏猶多。禮生司講  
止。依舊本。豈若加以親講。愈足以動人乎。或屬官能講者。聽  
其發揮。曲暢不亦可乎。孝子善人。宜具盒酒。與之同飲。而躬  
送登輿。以重之。更拔其尤者。躬造其廬。以著敬焉。乃僅饋微  
儀。豈足以爲勸乎。郡邑印官。固無暇從事矣。教職閒暇。且分

當教人而亦遺之不尤謬乎首領佐貳及倉巡驛庫等官約令從事亦可以聽其議論而觀其幹理奈何并令勿與也每月不踰六日卽府佐優爲而況於散秩乎然此特會城耳郡邑郊外獨可無教化乎必宜加意訪求凡郊外生員年老將謝事者請其忠信之人同聽而優待之能自講鄉約於黨里者則請諸兩臺給冠帶以榮之又宜出示徧諭令各鄉士民自推布衣之忠信而識字者同來與事如有立心向善長於勸導者卽薦諸學道請給社學衣巾而使之各訓其鄉里他如武職官員就近同事有何不可且名曰兵巡營伍皆受節制則訓兵固職掌也宜另擇一二日聚官兵於公所親講武經之談仁義者摘講百將傳中之賢者委曲勸諭教以忠勇而戒其嗜殺且詳言善惡感應之機以動之未必無所裨也至如朔望行香原非僅行故事宜盡一日之力講學於明倫堂而訓人以實行且以察諸生之賢否而物色可用之人才孰非吏治所當務乎而予愧未能也更有大焉者王心齋先生廣陵人也廣陵原有講堂宜集諸士講正學於通衢乃畏人指摘遂不敢言及而空負廣陵豈非瞻顧之俗情猶未淨盡乎及至白沙先生故里而又不能講學是又負粵東矣予

不能見其大者而且以區區俗吏謬得虛聲不尤可自愧乎  
夫爲善者貴於乘時又貴於力行事後追悔何嗟及矣自記

旅安山碑記

舊勒石廣東

予至粵甫浹旬訪利弊于輿人有獻城守策者謂粵俗有喪不  
葬停柩于北城外歷年已久漸積如山今且有五千矣萬一寇  
警纍此以攻不必勾梯也且其棺逼城若寇至焚燬則穢氣薰  
蒸城上兵民莫能立矣宜亟令撤去予聞而駭之於是給牌勸  
諭謂葬親爲孝停柩爲不孝約法最簡妙但在必行卜吉自葬限一二月之間有不  
從者懲以法遂取保約限狀令藩幕蕭子往察之報云有棺四  
百二十皆無主或爲商遠者或里人乏嗣者問之居停云數年  
以來無拜祭予惻然憫之曰吾儒欲萬物得所忍于枯骸而寘

之乎。旁有進策者，謂宜火化，而盛以瓦罐，葬于漏澤園，不猶愈于棄擲乎？予曰：不然。天下之人，皆吾同類也。雖朽骨無知，豈忍焚焉？或曰：總爲一二壙，則價廉而工省。予曰：否。墳大則勢廣，年計久則木銷，土將下陷，而骨仍暴露，苟且爲之，何如勿葬？當各爲一塋，相隔四五尺，乃可久而不崩。遂捐俸五十兩，買山二所，于北門之外，距城五里，而遙以守備林元凱掌之。予夜卧深思，懼其形勢不利也。爰履厥山，徘徊四顧，取其聚氣無風者，指畫葬之。懼其年月有妨也，爲之諏吉日，審方向。又延日者詳酌以定之。懼其葬之簡畧，弗能持久也，於是擇一賢者董其事，思惟蕭

最緊要

幕足以任之。是時予豫領嘗俸，兼取各贖鍰，得六十兩，未足也。復銷盃飾以益之，猶未足也。蕭子自捐俸薪十兩，又請諸藩長吳寅齋先生助銀二十。予語蕭子曰：築之欲其堅也，藏之欲其深也，則可以永存而不壞。每棺用石灰三斛，布其下以辟虫蟻。如棺巨不足者，增其數。且聞厥棺原有姓號，必各勒一石以表行。真令鬼神感泣。愈盡愈深此等心大功德。爭相効力，築之甚堅，藏之甚深。甫踰月而四百二十棺盡瘞焉。居無何，民間有子姓者，亦感發而自葬。繇是數千停柩咸歸于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  
土而粵東積習或爲之稍變乎山名改曰旅安慰旅人也且取  
萬物咸安之義其山廣且長可葬千餘塚後之旅而無歸者咸  
得于此葬焉是舉也予雖有其意非蕭子弗克成蕭子賢而隱  
下位不營署篆予雅敬之其潔已仁民視百姓疾苦不啻切膚  
托以掩骼而露宿月餘區畫畢當亦其惻隱之一端也嗟乎使  
天下爲吏者實心行政皆如蕭子亦何憂事之難成民之難化  
也哉蕭子名維城字能大江都人

吳仲升曰是舉也三善備焉慎城守也澤枯骨也厚風俗也  
至其措置周詳知人善任蓋通於天下之理矣文之堅古又

足以永其事

徐仲光曰極苦之心最善之政雖朽骨如此况生民乎讀此  
記焚香百拜謹揭以爲仁人而在上位者之式

魏冰叔曰經畫周詳末段歸功于人尤見盛德

祁奕儀曰讀此等文使人躁容急氣一時都盡蓋仁愷之至  
流而爲言不屑以文字取勝而文自澹雅融和足永千秋

誠而為言不假以文字相觀而文自露其端味以承于水  
 味爽對日對出華文射人觀容急屨一却情盡蓋以對文至  
 雖亦殊日對畫報有未始始於六人亦以對  
 勇焚香百拜勤耕以儆小人而士並濟之元  
 符特次日對詩之山是善之知難得此其也且平飽此  
 足以承其事

### 黃山孝牛記

甯邑黃山寺一牛病不能食瘠而待盡有一犢見牛母病亦不  
 食及牛母歿瘞于黃山之麓既封塚犢於牛塚下一慟而絕浮  
 屠氏哀之為立義牛塚云予友劉孔仁貽書屬記予聞而嘆曰  
 孝哉斯牛其母病而能不食母歿而哀慟以歿雖人之孝行曷  
 以加焉請易其名曰孝牛夫牛之為物至愚也乃能行孝若斯  
 異哉斯牛不愈于人乎夫天之賦性畀人以全而畀物以偏然  
 鳥之反哺也鴈之有序也鴛鴦睢鳩之有別也蜂蟻之有君臣  
 也皆其至性而人或不能及焉然未聞牛之盡孝若斯其至也

豈黃山十力與劉子孔仁之所感歟。孔仁敦行，諡勵名節，蓋崇仁之俊乂也。嘗與十力講孝道于黃山。若斯牛者，其亦有所聞歟。昔唐天寶末，長興沈氏一母，鷲病亟，其雛遂悲鳴不食。及鷲母死，雛啄敗薦覆之。又銜草列前，如祭狀。卽仰天長號而卒。沈氏憐而瘞之。至今有孝鷲塚。與斯牛正類。其亦有感于人歟。未可知也。嗟乎禽獸異類，猶知有母。若斯乎。世有戀戀一官，其身不在行間，而忍心奪情，侈然無憂色者，何異類之弗若也。豈至情偶鍾于物，而反戾于人乎。抑趨勢競利之習，薰灼浸淫，未嘗有提撕而覺悟乎。向使上之人崇禮教，厚風俗，俾咸知綱常之爲重，而不失其秉彝，何至讓能於禽獸乎。噫！天下無不善之性，無不可化之人。觀斯牛而益信有世道之責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孝牛奇跡也。篇中感慨處，極有波瀾。歸到有世道之責者，大有關係。弟敦實。

卷中 紀事 廣陵靖盜紀 馮鼠紀 粵東招降紀事 僱募民舟紀 潘邑侯保民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平砦紀事 購山紀 漕糧改折紀事

重而不夫其 東漢向至 蕭詵 於 禽 屠 子 謝 天 無 不 淨 之 井

目錄

十四卷

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平砦紀事

余兆開生祀紀

購山紀

潘邑侯保民紀事

漕糧改折紀事

僱募民舟紀

廣陵靖盜紀

粵東招降紀事

馮鼠紀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四

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紀事

十四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四

紀事

沈翼薇先生紀事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侍御沈翼薇先生蜀之巫山令也。登萬曆乙卯賢書，謁選得茲邑。是時獻賊出入楚蜀，所過郡邑多失陷，而巫山為全蜀門戶，獨能自全者，以先生廉惠得民，故眾志成城。寇過而弗攻，寇攻而弗潰也。時有鞘銀被掠者，眾議重徵，先生曰：盍奏免眾難之。先生曰：民貧已甚，曷忍焉。請奏蠲其半，從之。民困稍甦，巫山境

衝疲先生留心撫字。調停緩急。膺薦者屢矣。撫按以城守題留。故已經奏最。而七年不調。會蜀藩被陷。督師閣部楊嗣昌劾蜀。撫疏中有全蜀撫軍反不及巫山一令之句。是疏也。蓋怒撫軍。而借此相形。非薦先生也。烈皇帝見疏。乃命銓部察巫山令姓名。具奏。知久經兩臺薦剡。召至京。問滅寇方略。對曰。寇雖可禦。難遽殄殲。上憮然。以久任多功。擢爲侍御史。當是時。陳某爲大司馬。先生劾職方某誤國應罪。因面奏樞臣庸懦。宜擇一賢者以代之。遂薦道鄰史公。先是史公爲皖撫時。獻賊盤踞英霍。史公以江北兵單。檄調川兵以固陵寢。先生謂蜀疆危急。恐奸民乘間爲亂。力持不可。史公遂劾巫山令抗誤。上謂見起封疆。置不問。及爲御史。議秉樞。而所薦之賢者。卽劾已之人也。其公忠爲國。蓋如此。先生在臺。糾東撫。糾南樞。皆得俞允。奉命巡漕。悉釐諸弊政。而積貯以裕。且獨不取訪。不批詞。一時屬吏皆憚其風采。咸思自勵焉。居有頃。南渡。左帥跋扈。舳艫蔽江而下。先生單騎往。以大義曉之。及畱都。奔潰。當事欲薦用之。先生以母老力辭。遂終養。竟隱居。今年七十有九。夫爲令七載。且官侍御。任巡漕。蕭然貧窘。至老無一椽之居。非潔廉而能若是乎。先生名向。江寧人。巡漕時。賀曾爲屬吏。故爲之紀事。以俟百年後入傳。



原件短缺

3-7

周伯衡曰奏免及薦史公才兩事耳。而生平如見文之信而可傳者。

許力臣曰叙沈先生奏劾諸事。入他人手。數十言不可了。數語括盡。而文勢直趨道鄰史公似此手筆。班范不及也。許師六日序事之文。妙在忽斷忽續。若合若離。而中間神脈一線。太史公手筆。所以獨傳千古也。

余兆開廣文生祀紀

南城余兆開名彥章。爲金谿訓導。甲辰。以汰員去。士民數百人。送之郊外。焚香載道。當是時。邑令陸君聞之。大驚。且嘆曰。首菴齋中。何修而得此。去後。士民思其德。祀之。以配陸象山先生。予聞其事。而不知所繇也。昨過金谿。晤友人。問之曰。司訓與民無涉。何以得此。諸友曰。先生見士。必訓以躬行。士竄而有費者。必乃冷壇中熱心人卻之。民間利病。則力陳于郡邑。多婉言。以冀其從。先生無所利。且不居其功。故民咸德焉。賀嘆曰。君子哉。兆開。爲人所不能爲。雖古之循吏。曷以加焉。羣情思慕。配享先儒。其爲榮也大矣。卽

卿相之尊豈能得此于人乎。嗟乎。投閒置散。亦著其功而名後世。彼謂時勢有殊。古道難行。于今者奚足信哉。為人祖不計其謝秋水曰。廣文中有不較費不伺隙。侵剝者。即稱高雅矣。乃訓士躬行。且陳利病。而嘉惠地方。豈非鸞鳳見于學校。耶。宜聞先生表章之也。未幅風度。居然司馬。人謂之曰。何與。且無齊歐陽石臣曰。官無大小。能維持風教。留心民瘼。便足千古。得此文。俾寒壇稍有生色。益當自勵矣。

此購山紀

廣昌黃元嘗太守。予久與訂交。見其溫恭靜重。知其為君子也。及元嘗為潮州二守。既之官。而予正在粵。憶昔嘗謁劉中初先生。論及元嘗曰。此吾所薦士也。厥考石函公為太守數年。其家未益一椽。未增半畝。而元嘗敬慎自持。趨庭必謹。可謂今之胡威矣。予思各舉所知。朝廷鉅典。非確見其生平。敢輕薦乎。一日賀躬過潮陽。詢輿論。則潮州士庶皆頌二守廉平。予乃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使薦辟皆能如此。則廉吏徧天下。何患斯民失所哉。已而元嘗擢太守。知事不可為。遂辭職山居。杜門不出。有

伐其祖塋木者人曰盍鳴官元嘗曰鄰里乏薪忍禁其勿取乎  
乃捐十金與之俾別購山以爲樵蘇之所於是竊木者感而有  
愧相戒勿犯其塋予益服中初先生之得人也元嘗善行不勝  
書姑紀此一事以爲縉紳居鄉之式

謝秋水曰紀一事而其人大槩俱見石函中初俱相因而見  
簡潔雖是小紀體裁文章却大○以威禁山可得之於一時  
而不可得之於久遠捐金買山與之公樵以免祖山之盜樵  
俾土人代代相傳指其山曰此黃氏之義山也黃氏曷爲立  
此義山爲代其山之樵也雖童子不忍登其壠矣嚴切禁碑

無踰於此黃公不但仁者又智者也余向聞此事於平西欲  
爲之紀今先生紀之先獲我心矣

捐金購山不愧古人篇中并其前人與當日舉主之賢俱於  
尺幅中見之非長于議論而精于敘事者不能及此弟敦實

潘邑侯保民紀事

甲寅八月、都昌城陷、知縣潘君奔府城、民懼其路梗也、每鋪數百人、持械護衛至郡、及大兵復城、諸將曰、民皆從逆、必屠之、潘泣曰、民遭脅從、不得已也、必欲殺民、寧殺職、哀籲者三、諸將見其情摯也、舍之所全十餘萬人、諸將曰、姑免屠城、惟城外濱河者、必盡殺、卽整槩而行、潘聞之、立刻馳役鳴鑼、亟呼早避、于是士民俱遁、兵至見無一人、將舉炬焚廬、潘又泣求得免、又全數百家、當是時、大兵駐城、潘率民供芻粟不絕、又稱貸數百金、市酒肉犒軍、供具悉隆、諸將大悅、曰、都昌官民若此、豈從逆乎、于

內省齋文集十四卷  
是一邑獨全。丙辰，父年九十有四，歿于家。六月訃至，卽閉門謝事。士民慟哭，攀留必不可。上官皆諭之曰：「卽當晉秩，勿遽行。」潘泣曰：「未視殮舍，方抱終天之痛，忍復居官乎？」鼓棹遄行。士民皆焚香哭送。潘君名如安，岳州臨湘人，以長沙訓導陞任都昌。素有才略，得民心。

保全十餘萬命。此今時所創見者，不可不傳。吾伯與潘君素不相識，紀其事者，欲後人取以爲法耳。  
在長人

漕糧改折紀事

戊寅巳卯間，高郵湖水汎溢，興化地最下，故水患最深。邇年加以旱蝗，黎民阻饑，當是時，漕務屬司理賀屢爲請蠲，不可再爲請緩征，又不可。壬午漕運，自興化抵淮，需六金而致一石，且河水盡涸，必不能行。歲月未可計也。總漕史道鄰先生問曰：「淮揚俱改折於東省，易麥可乎？」對曰：「欲爲朝廷惜此才，遺有何不可？」史公曰：「然將下改折之令，觀察黃公力爭之曰：『功令嚴矣，曷敢輕犯。且有從旁竊笑者。』」次日史公又問曰：「羣言不可，如之何？」賀對曰：「旱蝗水涸而索之，以所必無強之，以所難行，民不堪命矣。」



且實致誤漕。其於國家何益。卽捐軀以救百姓。職所不辭。史公曰。善姑救其最荒者。興化泰州。特令改折。吾爲爾任其咎。於是諭民。凡糧一石。折銀一兩五錢。限以旬日。抵淮。民大悅。如期輸。至史公悅。遂遣官賫往東省。購麥。當是時。山左麥大稔。每石不踰三錢。史公卽具疏題請。將麥三石。當米一石。充解。所折之銀。析而爲三。以其九易麥。其一爲運費。而其五充兵餉。皆史公裁定。當是時。阻之者甚衆。幸史公力爲主持。而弗聽。竟以是具題。天子可其奏。是舉也。民間省四倍之輸。而朝廷獲三倍之入。免於鞭朴之慘。而無濡滯之憂。兼裕兵餉。上下咸安。亦權宜之善策矣。議者猶訾爲紛更。豈有他哉。謹守繩墨。而懼懼罪咎也。然賴史公大力。足以主持漕務。且時勢應爾。司農諸君子。共恤民艱。而曲爲之計。故能相與以有成。歟。噫。當時內外之間。其在上之有人。猶如此也。夫

徐仲光曰。上下同心。利民洵一時快事。史公經濟之才。過人遠矣。

倪闇公曰。真實經濟。非史公不能主持於上。非先生不能力行於下。始知良法美意。未有不上下相濟而能有成者也。

附

漕撫史道鄰先生薦疏曰志欲廉頑立懦才堪遺大投艱完漕而軫膏血之乾陋規盡革履河而督畚鍤之役美利嘗存功在全漕宜膺殊擢

順軍僱募民舟紀

○逾年漕務咸責司理予自受事來卽值奇荒夙夜惴惴懼無以急公也尤懼無以恤民於是監兌例儀悉嚴郤之耗羨踰額者力裁之壬午秦州乏運艘內河俱涸巨舟不能行總漕檄募民舟予思委諸州邑則胥役橫肆徒假此以爲厲階其何能濟乃乘小舫屏輿從止攜一二役忽至真州江口見民舟無數遂躬履而遍視之遇檣楫弗堅者舟人老稚者悉縱釋焉擇其器新而人壯者得四十艘舟人皆泣辭曰力不能勝任予弗聽各與以五金躬督至秦州將米簸揚至潔給與運弁運弁者指揮劉

國威也。頗有才能。予語之曰。今歲米善而舟堅。可以遄行矣。子勉之。舟人皆吾江右。其善待之。國威曰諾。遂兼程抵京。司農大悅。超擢國威。以示勸。往歲雜糠粃。又沿途濡滯。故舟人得竊取。而運弁至京。遑遑多繫械。是役也。米既堅好。充後餘米充溢。國威不取盡。以與舟人。舟人皆大喜。過望。鼓櫂南還。謁予。予慰勞之。且請於總漕咸。給漕運有功。永免供役之牌。以恤舟子。予思需僱募者。未能豫圖之。過也。倉率權宜。烏可爲例。於是計來年運艘。豫請於府。早給全貲。太守從之。遂盡行造修。至癸未。監兌。則運舟咸具。不必取諸僱募矣。吾鄉舟子。有願再供役者。予笑。

曰。昔辭而今願。何情理頓殊乎。此端一開。異日必爲舟人累。今運艘已備。奚敢復勞。是年漕運。又先各省。賀且膺紀錄矣。予觀夫僱募一事。怨聲溢江河。蓋差役持牌。則舟人賂脫。有去十餘金者。有用數金者。得賄斯釋。而以敝舟充數。故舟漏米浥。至京則運弁非重費。不能獲收。此漕運之所以困也。嗟乎。造修運艘。未始無經費。倘所領皆得其實。則舟堅而自足。何以僱募爲。卽或旱乾涉淺。不得已而募其分載。但使所釋者無纖毫之費。所用者獲堅固之舟。則軍民兩利。何至蔓引株連。以運艘爲陷阱。耶。俞。中。出。曰。天。下。無。難。事。難。在。於。持。心。始。終。而。黃。精。結。而。凝。於。

徐仲光曰天下無難處之事。利病微細。在廣諮詳察而親行。之。若委之胥役。雖利政亦病。况漕舟僱募。實足病民者乎。卽此一事。佐平恤民之仁。應變之略。皆足爲後人師法。未倪闢公曰。民船轉運。此便宜之一端。但委之胥役。當米未登。舟而舟人之所費。已不貲矣。誰能實心親歷。秋毫無弊。如此。全乎天下。豈有不可行之事。奈一事而自利者居其半。中飽者。夫居其半。上下之掣肘者。又居其半。是以灰任事之心。而愈重。民生之困也。

廣陵靖盜紀

辛巳春。江都大盜初萌。聚黨數百。行剽于泰州泰興接壤之區。民患之。盜首吳贊與驍勇絕倫。因其父與伯訐訟。訊者屢懲其父。積讐弗解。贊與銜恨。遂支解其伯。官司索之急。乃奔亡。偕其兄吳祥與同黨數十人。橫行劫掠。饑民多從之。甫踰月。遂糾至數百。白晝行剽。有一新婚者。奪其婦不從。怒而剖其腹。於是徧行捕緝。三州邑所獲疑似者。悉繫獄。不啻百餘人。備兵使者存拙。王公問計於泰州陳守。陳對曰。宜撫按題請。以大兵擊之。然後可。又問予。予對曰。此捕役之任耳。但當以計擒之。若火之始。

燄撲滅矣難。倘必俟題請則文移往返將延數月其聚愈衆是  
任之王公曰然予於士大夫來見者輒咨詢方畧有兩生忠信  
可與言因密語曰城內必有巨窩爲之腹心子其直告以遇亂  
萌生曰曷敢言予固問乃曰總捕廳快手倪青眼吾不知其名  
因其人眼青衆呼之曰倪青眼凡城中動靜賊纖細具知者皆  
此人也予乃問歐陽繫菴曰若識倪青眼乎曰是捕役也遂語  
其故手書一紙云密拿積窩巨蠹倪升解院且囑之曰可呼至  
署內屏左右示之彼懼而求救則以立功自贖許之然必收其  
子爲質賊素信其言但使彼通密札恐以兵威誘令潛逃而伏  
壯士於要途則就擒必矣壯士須五十人懸重賞鼓之衣以耕  
樵之服雜村落中密挾短兵伏道旁林箐又必求識面者爲向  
導斯可獲也兵貴神速勿稍緩繫菴如計召倪青眼諭之青眼  
唯唯但云壯士勿多多則恐泄祇欲擒盜首則用三十人足矣  
於是繫菴陰質其子而密簡兵快最勇者得三十人卽日倪青  
眼以書通賊曰大兵三萬將至亟走乃免賊信之遂疾趨江南  
途次伏發而贊與就擒矣同時泰州之民擒獲凌萬里宜陵百  
姓又獲朱光宇皆賊居停也解至子訊贊與則殺伯剗婦諸事

直吐無辭。既訊確斃之杖下。隨出示徧諭。除盜首三人外。餘黨悉宥歸農。有苛索者必罪之。仍檄江都泰興泰州。凡以此事繫獄者。不問真偽。槩行釋出。諭令悔罪。圖新。於是羣盜解散。吳祥與雖遁。無能為矣。事竣。具報兵備王公。公曰。不踰一旬而平。巨寇予之功大矣。賀對曰。此非職所能。歐陽令之策也。令以廉惠得人心。故壯士與居民莫不盡其力。實非職所能也。當是時。巡按脩其張公。見事明敏。知人善任。而在公以寬厚佐之。開誠布公。故人皆樂為之用。嗟嗟天下事。不患下之無人。而患上之不能用。豈惟靖盜一端哉。歐陽繫菴名。江都知縣。

羅文止先生曰。殲渠宥脅。處置得宜。而歸功上下。皆是實理。實情。杜子美謂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予於佐平亦云。

徐仲光曰。不煩寸刃。尺鏃。止用一捕快。而巨寇殲于股掌。殺三人而一郡以靖。功在地方不小。使流寇初起之日。有如佐平者為之芟萌剪蘖。何致滋蔓猖獗。有甲申三月之禍哉。讀此記為之太息。

北信

平濟

三人

余

天下

貴

能

粵東招降紀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人之恒性豈有不善者哉其所為

不善者習也非性也即頑惡大慙之人習染雖深而天性之良

未有不與人同者吾於盜賊徵之矣昨歲初夏予甫至粵東所

屬文武皆曰近年以來盜盈山海而海賊之強莫如羅亞福所

部千餘人精悍無敵運舫如飛官兵屢為所挫莫可如何予心

誌之矣及聞會城多冤獄乃請之制臺檄予昭雪予取各獄詞

徧閱而親訊之忽見一老人頭禿貌悴詢之則為羅德即亞福

之父也予曰罪人不孥况其父乎盍釋之守令皆爭執曰寇父

仁人之言

脫網其子不愈肆乎予曰彼亦人子豈獨無良心倘殺其父以

堅其惡何如越法縱釋以開其悔悟之為愈乎乃諭保出民間

皆不願保予曰本道親保之遂釋出諸弁怨曰吾輩力而拘之

奈何輕釋越三日亞福率眾來降曰感釋父之恩不敢復為非

矣予曰爾亦知有父乎父母生養備極劬勞而忍犯法以累之

乎亞福涕泣不已叩首者百予曰爾亦有人心當不復為盜惟

是粵東陋習凡招撫者上下衙門必用萬金而後可今予痛懲

賄賂敢用纖微者殺無赦又凡賊歸降立授冠帶是賞盜也今

予最恨劫盜初降僅免其死能擒盜著功則賞以兵役再則陞

為什總三則擢為哨官所賞高下以擒賊之多寡為差然必不

先賞以長盜風亞福唯唯而去未幾即擒盜以解訊實以兵役

賞之改名羅文受文受充兵而不食餉鐫字于舟檣曰誓報洪

恩遂率眾巡海悉力以擒諸盜所過之地秋毫無擾士民皆稱

善制臺聞之大悅擢為守備未幾予離粵任文受送于河濱依

依不忍別泣曰釋父之恩終身不敢忘然愧無能報先是勁寇

黎忠國等其眾萬餘既就予撫及伺予去後復擾海濱文受延

之飲深夜酒酣設伏以圖之盡殲渠魁而海氛稍靖矣文受曰

吾有此舉差足報釋父之恩矣嗟夫文受一巨盜也其惡已極

○此○佐○平○一○生○學○問○亦○一○生○得○方○處○

○誰○有○此○胆○識○所○謂○仁○者○之○勇○

○惻○然○動○人○當○時○俗○吏○恐○猶○以○為○迂○耳○

○豈○知○神○速○至○此○乎○

○此○處○却○又○極○嚴○

○如○此○貴○賞○彼○白○當○竭○蹶○効○命○

○然○不○可○假○

○若○一○蹴○而○授○則○視○為○易○得○矣○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然○不○可○假○



其習已深。乃釋其父而知感。遂矢報而不忍忘。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豈不確然可信哉。蓋熾榮。燬而無。於前。矣。文。受。曰。徐仲光曰。從來盜賊。惟有勦撫兩端。佐平竟以理論之。以天。性動之。遂使積年異類。翻然感化。而海氛亦一時以靖。所謂。善不勞餘力。而措粵東於衽席矣。其用寬用嚴。俱非恒情可測。恩一舉而知仁勇備焉。

### 馴鼠紀

乙卯秋。予寓綏邑。宅多碩鼠。夜則整嚙衣被。無一獲全者。眾患之。是時兒童病疥。鼠則登臥榻。嚙瘡痕。兒童不敢寐。一宿而驚起者無數。家人輩忿甚。既設阱以斃之。又貸貓之善捕者。徧伏室中。予觀百日間。所斃之鼠。六十有餘矣。而患未息也。惟有一室。予居之。初至。予戲曰。不用勦而用撫。或者其可乎。凡暮以飯一盃。置于櫃下。戒之曰。勿損吾書。則恒授汝餐。及旦視之。則飯已食盡矣。每夕皆然。踰月。鼠則于晝日中羣遊几下。弗懼也。惟夜不登几。室中書籍衣物。咸無恙。一日案頭忽有鼠跡。從者曰。

此小鼠也。予曰：小鼠何知，乃大者不爲吾遏之，亦其罪也。倘不改吾將，斲以餐自是書几之上，竟無鼠跡矣。雖置食物于几間，經宿無損。歷冬而春，惟予一室之衣物獨全。予嘆曰：異哉！茲鼠其亦可撫而馴乎？物之當賤惡者，莫如鼠。今得餐而無嚙，終始弗渝，其亦有良心歟！且夫設阱置貓，可謂勞矣。然患終不息，則勞而罔功矣。乃授餐戒諭而害自除，又何逸也。子瞻曰：惜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雖曰不忍，殆亦制物之道歟。予少時長于擊鼠，十發九中。閒居三十餘載，思舊過而內自訟，知嫉惡太嚴，非仁也。凡見可賤惡者，必生哀矜而不生忿嫉，必欲化導而不欲殄殲。今觀此鼠而益信民之可化矣。予深自刻責而悔無及矣。

吳中山曰：韓昌黎能馴鱷而公能馴鼠，大小雖殊，其感格異類則一也。未幅推言，竟同慈氏說法。其在吾儒，可謂肫肫其仁矣。



六言歌序論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六言歌序

目錄

十五

內省齋文集卷之十五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平

序

仕途監懲錄序

仕途監懲錄。殷棠川先生所輯也。李文定公廣其意而增之。二  
所造於天。下多矣。此法當永。承遵行。  
 公同典禮。闡凡門人謁見者。輒持是編以訓之。故一時門下士  
 多以廉惠著聲。其孫小有。又增為評贊。大約以禍福為說。以聳  
 動天下人之心。使之趨於善而弗敢違。嗟乎。君子之為學。亦務  
 躬行焉已矣。豈嘗以禍福為心哉。以禍福為心。則有意為善。與

有懼而不敢爲惡豈君子居易俟命之學哉此段議論極妙

文更清老可法

餘慶餘殃之說大禹陳謨有惠迪從逆之言伊尹告君有降祥降殃之訓周公誨王亦有自求多福之詩然則禍福感應豈聖人所不道哉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此中人以上之所能而可槩望之天下乎世之最者中人也使其於古昔之感應昭然信其弗爽覩一善欣然慕之慕之弗已又相率而效之覩一不善凜然畏之畏之弗已又相戒而改之則移風易俗胥於是乎在雖以禍福爲說何傷乎向讀廣仁品稍覺其繁今取仕途一集與子弟敦實再

訂另梓而行之以告天下之爲仕者亦體棠川先生暨文定祖孫公善之遺意也嗟乎文定子孫不特以科名顯而皆以廉能著豈非庭訓之所習與積善餘慶之所致哉予因之有所感焉夫人之相觀而善也情也嘗見門人受知遇者往往於師之所行是則是倣一聞訓戒必躍焉而興聳焉而懼較他人之所漸摩其功必倍焉者何也情之所鍾心之所慕故言出而自孚也况身居權要其言愈足以見重乎使天下爲主司者廣斯意而行之相對門下士不崇體統不敘私情不談宦術而皆畱意于蒼生竭誠于勸勉則廉能遍天下雖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寧

特監懲一錄云爾哉

徐仲光曰援引經傳以明感應之理極中正又極透徹其氣度清遠對之使人鄙消躁釋

倪闇公曰邀福之說儒者不言然以之訓世中人又何不可末段復從師弟上生情與前李文定事相映行文變幻莫可端倪

當官功過格序

一起 雍然大家風度

生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守令者為國家鞠育斯民俾無

饑寒訟獄之苦其責不綦重哉程子書視民如傷于座右蓋其

慎也乃有視一官為傳舍視民之疾苦泛泛然若浮萍之相遭

而莫之恤為民父母之道顧如是乎予往在都中得當官功過

格讀之蓋巡方之考察銓司之黜陟不嚴於斯矣為吏治若斯

斯亦足矣予初見而喜既而疑久而知其鼓勵衆人之意微也

何也初入仕途如江海望洋茫無畔岸雖心理本同而先後緩

急之序重輕大小之關以臆度之而求其當鮮不失矣得是集

而觀之。如射之有鵠。如農之有畔。如匠之有規矩準繩。雖拙者

可勉而幾不亦善乎。此予所以初而喜也。然君子之學惟寡過

焉而已。記曰不自尚其功。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薛文清曰

居官恒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茲屑屑焉自以為功。其無

乃非靖共之實。而懷計功謀利之心乎。此予所以既而疑也。雖

然以此自考耳。書曰敷同日奏罔功。又曰功崇惟志。曷嘗不言

功且人之為善也。莫不有翹翹焉自喜之心。使知為功而踴躍

以赴之。鼓舞焉而弗倦。其為益也大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夫勇于遷善。則過日寡。勇于改過。則善日滋

功之為言善耳。庸何傷。此以知其鼓勵之意微也。咸若是而弗

敢自怠。弗敢自寬。何弊之弗除。何民之弗恤。何催科刑罰之足

患哉。雖然居恒有實學。則當官自有實政。非待臨事而慎之也。

即臨事而慎之。瘡痍載道。其所以痼瘵乃身者。正無盡也。方皇

皇補過之不暇。其曷敢自以為功。此則內省之學。飢渴由已之

懷。予又以望同志之進乎此也。

吳仲升曰。設三層以盡理。至末更進一步。非篤志力行者。不

能言之。確然如此。

徐仲光曰。暢發欲言。真足垂世立教。文氣亦在南豐廬陵間。

○當官不慎。舉足皆過。縱能慎之。寡過已幸。安敢言功。文最斟酌得體。

丁景呂曰。根據經術之文。大有裨于吏治。

以詳刑要覽序。予曰。否。非。謂。之。刑。也。而。人。不。知。其。始。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民曷爲稱之也。蓋導以德教。則訟獄衰息。民氣和樂。故相與咏歌如此也。先祖純齋公。以孝廉隱居六十載。賀幼侍公側。公嘗訓曰。予非不欲仕。所不忍者。鞭朴耳。爾輩異日居官。必以誠心行恕道。視堂下之痛楚。如身受之。庶或無枉。書曰。懷保小民。又曰。如保赤子。爲民父母之道。當如是也。今觀詳刑要覽。何其與先祖之言合也。哀矜惻怛。而曲盡其情。其言之也。質。其慮之也。周。其施之也。恕。以此居官。乃可以爲民父母。而無愧。世傳是書爲范文正公所作。有德者必有言。



豈不信哉。嗟乎世之用刑者。意在懲奸。其始出於不得已。而其後也。遂相習於不自知。夫至於不自知。而殘民以逞。其可勝道哉。嗟乎。誰無惻隱。乃刻覈成風。恬不自省。得是書而繹之。庶其有警乎。賀昔司理廣陵。奉此以周旋。無敢失墜。偶懲一二巨蠹。用法過嚴。家大人切責曰。遂忘而祖之訓乎。寧寬勿嚴。亟宜改悔。賀繇是愈加敬慎。然後覺是書之善。允足爲當官之韋弦也。於是重梓以告同志。使舉世吏治咸以希文爲法。不亦善乎。或有詰予者曰。刑罰宜施于小人。且法輕則易犯。末世之人。烏可。以三代之治治之。予曰。否。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服。是故殘忍。

真世德

刻薄。用法而未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夫刑罰旣積。則上下相遁。訟獄日繁。此良民之所苦。而奸民之所樂也。自古以刑威民。而能使民無犯者。未之前聞。嘗觀漢循吏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與蜀郡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朱仲卿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而化洽桐鄉。黃次公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而賴川大治。召翁卿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而民稱爲召父。此皆潔已敬民。不用刑罰。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非其明效大驗耶。或又曰。催科莫緩。如之何。曰。不聞兒寬之課最乎。當時以慘。

敬字深妙人知敬上臺耳豈知敬民

刻相尚。而寬獨勸農桑。緩刑罰。務在得民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厥後擔負輸租課更。以最嗟乎。直道不泯。良心具在。安有緩刑尚德。而民不樂輸者哉。繇是觀之。天下無不可行之化。古今無不可爲之時。善治民者。先治心。苟能躬行教化。以保赤子之誠。竭力撫綏。則雖不廢刑罰。而禁網踈濶。持之以寬仁。待之以積久。則民歌樂。只將有必不忍欺者。雖至于刑措。何難哉。

徐仲光曰。此書訓慈藥暴。例簡言詳。予向居官。亦嘗奉爲龜。蔡得佐平此序。宦海慈航。行將遍津溥渡。厥功大矣。文亦粹雅不羣。

### 重梓呂公實政錄序

己酉初夏。偶過姑蘇。訪予友蔡子九霞。論當世人品。亟稱李公貫溪。因介而就正焉。與談吏治。賀因舉治譜之佳。李先生曰。呂公實政錄。深切著明。較治譜尤詳。賀請得而觀之。呂公河南人。萬曆初。以邑令擢銓曹。廉名丕著。乃力求外補。志澤民也。歷山左臬。可以至撫軍。山右。咸有仁聲。其書一曰明職。二曰民務。三曰鄉甲約。四曰風憲約。五曰獄政。門人趙君文炳梓而傳之。顏曰呂公實政錄。予讀其書而嘆曰。至矣哉。曲體乎人情。深察乎事變。廣稽乎物理。其慮周而至。其法詳而當。其爲說也。入理而

近情是皆發自苦心而折衷于大道。後人讀之，未有不咨嗟感  
激，稱爲仁人之言者也。惟公心在斯民，常恐不得其所，故言之  
諄切而不厭其詳。豈非深知治體有益治道之書哉？或曰：其言  
太繁，如鄉約保甲、弭盜慎刑之類，固盡善矣。他如養濟醫學、瑣  
務也。州縣長吏其暇及此乎？賀曰：簡僻之境，綽有餘閒。若值衝  
繁，擇屬員可任者，推誠託之，亦克有濟。惟是立政有本，必也得  
○段○是○行○實○政○之○本○失毀譽，不以動其心也。貨賄田宅，不以昏其志也。聲色麴蘖，不  
以耗其神也。詩字琴棋，不以荒其務也。一夫不獲，引爲已辜，慄  
慄焉惟瘼，曠是懼日，積月累則三載之間，必有卓然可觀者。烏

在其難行乎？雖然，地有殊焉，俗有岐焉，時與勢有異焉，豈可以  
不可少槩言哉？然先其急，後其緩，因時勢而利導之，去其太甚，而以漸  
致焉，則可以永行而無他患。是以初蒞任時，卽宜下令，俾士庶  
咸陳利弊，取公論而權衡之。庶言同矣，非有私矣。猶懼其未也，  
必集搢紳耆老，廣詢而詳酌之。擇其至當者，加意速行。其興利  
天○下○皆○當○如○是也，必慎其除害也，必嚴篤于教化，而寬于刑罰。行以虛心，而不  
執成見，則凡所舉行，民必樂從。奚有不被其澤者哉？賀不揣固  
陋，僭爲刪繁附以末議，以作初仕之津梁。凡百君子，讀是編者，  
勿廢昔賢之苦心，教養斯民，勤勞勿怠。雖視一日，亦若干秋，則

心之精神變化無窮。安知此錄之中不猶有未盡者乎。引而伸之。神而明之。俾唐虞三代之治化復見于將來。雖謂是書也。以開萬世之太平可也。

徐仲光曰。歷敘呂公實錄。足裨政治。復詳參已意。身體力行之法。無不實實可行。方是重梓。是書本意中多至言。莫草草作文序觀。

謝秋水曰。呂公是書。猶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先生此序。猶披拂雲霧。而不使之晦。疏決泥沙。而不使之壅。俱世界倚賴之文章也。

### 盡心錄序

經濟之實。必本乎理學。理學明而濟世安民之道。裕乎其間矣。予讀盡心錄。而思其學有本源。非偶然所致也。劔邑李石龍者。襄敏公之子。而見羅先生之兄也。見羅先生以講學著。則家庭素所聞見。固已異於凡人矣。石龍巡楚。而爲是書。以訓其屬。將古人之嘉言善行。合而錄之。題曰盡心。蓋取一成不變。君子盡心之義。而暢言之。夫獄者。生民之大命。凡蒞官訊獄。誰忍不盡其心哉。然所謂盡心者。必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陸象山云。宇宙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卽以天下

爲已任然則古之君子豈必待當官而後學治民哉。竊怪世之學者或工小題或習四六甚且蕩志於博奕寄興於琴書場少年有用之精神耗之於無益而吏治民生寘而不講一旦蒞事則憤然茫然惟內委于幕賓外聽于胥役故吏治日偷民寃日甚以致流寇乘之而爲亂言及於此可爲痛心使平居誦讀時能取民生而夙計之討吏治而深圖之見前輩之廉能著績守禦有功者必虚心以請問之遇同里及同籍之有才者必反覆而詳論之畱心日久則渤海朝歌之政豈異人任而况于訟獄乎噫訟獄旣平民困旣甦則姦宄必格盜萌必剪封疆必固又

寧有蹂躪衝突之虞哉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或曰假舟楫者不勞而渡江河平居卽不習俟蒞官時選幕賓而用之何難乎曰嗚呼世俗之自誤者蓋以此也。夫訟獄之情僞變幻百端故聽辭聽色猶懼有弗詳者况幕賓深居署內未覩其貌未聞其聲而能悉輕重之情乎據紙上之鋪揚以遙揣其是非雖有智者莫之能悉也是故以詞取勝使訟師得以持權變亂是非而風俗遂因而大敝噫士人居官猶舟人之操舵也平居不習而忽膺民社或任繁劇是猶山居之民目不覩江河一旦操巨舟之舵而涉洞庭彭蠡之波雖招舟子以爲

接得飄忽震盪

助其將能乎予故曰盡之於平日而非臨事之所能幾也予剛  
訂是錄而增以論評願舉世之士人皆沉潛于理學以濬經濟  
之源爲上者皆以正己率屬爲心而蒞事者皆以獄無冤民爲  
志斯民之疾苦庶其有瘳乎雖然是錄多論刑名亦吏治之一  
端耳若夫推廣而增益之則俟博聞多見之君子而豈予淺陋  
之所能及哉

王左車曰畱心民瘼之言竭誠出之苦衷如見不特文氣之  
宕逸也

援溺勸戒編序

天地何心乎以生物爲心也以生物爲心故曰元者善之長也  
苟能思天地之大德則草木無知猶方長不折鳥獸蟲魚與人  
異類猶不忍殺胎妖夭而況於人乎況於所生乎乃溺女一事  
舉世相習而不覺其非抑獨何哉賀嘗密詢而數計之可爲寒  
心雖欲自巳於言而有所不能矣頃過某方見其風俗樸茂人  
多情誼實非不仁之里也然察其一家兄弟四人於暮月中共  
溺三女矣又聞其堡昔年有生子六生女四而祇存四子餘皆  
溺去矣又有一老婦曾產十三胎祇育其三而溺其十是合一

詳引作証

不是瑣屑

村計之。歲溺數十矣。則合一邑計之。歲溺數千矣。合一大郡計之。歲不啻萬餘矣。言及於此。令人痛心下淚。而且恬不知怪耶。易解之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案○萬○世○不○易○詳繹聖言。則有過有罪者。猶赦宥之法。當死而情可緩者。亦不忍遽誅焉。矧初生女子。何罪何過。而必不容赦宥乎。必不可稍緩於須臾乎。嗚呼。爲父母者。一何殘忍至此哉。斯水火旱蝗之所繇致。而干戈疾疫之所繇興哉。或有議之者。則曰。吾鄉之素習。皆如是也。吾踵而行之。未敢立異也。嗟乎。惻隱之心。人孰無之。奈何徇於積習。而不能振拔。抑有世道之責者。視若泛常。弗之禁諭。俾愚民習以成俗。且以是爲當然。豈知其濫殺無辜。大千天怒也哉。昔祖先父力行勸戒。而近鄰與僕婢。竟無此習矣。昨偶至黎邑小村。遇老農徐茂松者。有四子。頗知禮義。予曰。爾亦有女歟。曰。曾育四女。一以驚風歿。一踰六歲而自溺於池。予深痛悼。弗能挽也。今僅存二女。皆已適人矣。曰。爾鄉無溺女歟。曰。前輩有人垂戒云。人命至重。人債難償。故吾僅誌之。賀矍然喜曰。良言之足以感人也。如是夫。審如是。何忍不勸人爲善。何忍見人迷溺而不爲救援乎。乃取古循良之偉績。與休咎之明徵。增刪點次。反覆詳論。以告世人。名曰援溺勸戒編。欲廣而

布之俾郊外愚民互相傳播。皆知此習之為非。而羣焉改悔。不亦善乎。首言吏治者何也。謂移風易俗。責在乎長吏也。為民上者。果能如賈偉節。張然明。諸君留心禁諭。不憚頻數。因時隨地。或猛或寬。以行愷悌之深仁。以保無辜之赤子。則所全者大矣。又有仁人君子。能效廣陵會稽。蔡柴二先生義舉。倡率鄉鄰。廣結育嬰之會。多方撫字。庶幾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而不戾天地。好生之心哉。

鄧我生日。得此一序。自堪千古。不必言果報也。

呂錫馨曰。凡人殺機一動。禍患踵生。況骨肉天性乎。先生以

好生之心。行救世之實。宜其言之痛摯也。

吳中山曰。溺女惡俗。律無專懲。非略之也。古無此事也。得公

此文。可補其缺。



本政輯畧序

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濟物於物必有所濟至哉言乎

夫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人皆知之而莫能恤之者何也無

立一篇之案

實心任事之人也嘗讀幽風七月之章與周頌臣工載芟良耜

諸什留連咏嘆無非固本之言蓋周公之重農若斯其亟也漢

之召杜張堪唐之宋慶禮郭汾陽張全義何承矩宋之蔡襄孟

珙張班皆以墾田爲急務誠可謂知本矣知其本而竭力以圖

使民衣食既充則人皆自好而重犯法所以弭亂之源也是以

善爲治者視民事若家事夙夜籌其豐歉必先濬溝洫興水利

省刑息訟薄賦輕徭使民得盡力於南畝則素日民食既無憂其弗贍矣猶恐或有災祲也於是古有豫防之計倉曰預備贖銀曰積穀非虛名也為之制節虞濫罰也夏則出陳以利農冬則易新以備賑上之巡方而有察盤以稽其虛實此與古常平之制何異焉乃數十年來倉庾悉廢有鞠為茂草者且有改為囿園者矣贖銀入橐而虛上其數積漸既久遂以廢弛為當然以舉行為立異以狗庇為寬仁以詳稽為刻薄上下相蒙鮮克有實此先年遇荒所以莫之能救而姦民乘此而煽亂士大夫與素封之家累世經營節嗇之所致千倉萬箱祇為大盜積耳原

一〇句〇轉〇到〇正〇意〇筆〇力〇劃〇狀〇  
其初皆無實心任事之人以至於此使能於豐時豫計之則可以久安而無患奚至倉皇無策使皆為佩犢帶牛之事哉今穀值最廉實百年所未見然物盛而衰理之常也豫備不虞古之制也周旌吳子惕然念之而有本政輯畧之書其言詳而弗蔓節而弗遺欲人之急行也謂過時則無及欲世之皆行也謂一隅則已隘故梓是而徧告之凡屬薦紳皆有其責當官則以積〇謂〇實〇心〇任〇事〇也〇穀做常平之法居家則以義助行社倉之計安民與自安之道皆在於此噫處得為之地而當茲易舉之時其可不交相勸勉實心任事以求所為豫備者哉世多賢人君子知必究心民瘼

內省齋文集十五卷  
詳繹是書。汲汲焉講求而力任之。庶幾有濟。聞周旌志於道德。篤於躬行。鄉邦咸重其品。今偶觀所著。皆留心風化。不爲枝葉之言。誠有得於程朱之學也夫。  
應起處

許師六曰。重農救荒意。原始要終。言之鑿鑿。而歸重實心在事。尤爲見本之論。至文氣龐厚。直逼漢人。

訓蒙規矩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曷言乎聖功。蓋謂舉世之人。皆可以希聖也。謂養蒙之重。不可以輕視也。然自世俗觀之。則聖人者。如麟鳳之不世出。如岱衡之不多覲。雖唐虞三代。不越數人而已。若彼童蒙。不識不知。豈遂能從所養哉。卽養之以正。而氣質各殊。豈遂可以希聖哉。然則曷言乎聖功。蓋民之秉彝。實與聖人無異。童蒙者。習未深。而性未遠。苟能導之以正。訓之以行。需之以久。則降衷恒性。取諸其固有。而還之。曷難乎。易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泉之出也。其始涓涓。其流不已。遂成

江河積漸之致然也。故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訓蒙者能以四書五經之義勉弟子以躬行俾其終日之間聞正言見正行習而安焉則始於勉強終於自然盡人皆可以爲賢皆可以希聖。聖功之在蒙養其弗信矣乎。是故擇師者必慎而爲師者尤不可以自輕。記曰師嚴而道尊。夫所謂嚴者豈棖楚收威之謂哉。以敬臨之以誠動之而已矣。夫臨之以敬動之以誠而人不感服者未之有也。況乎習未深而性未遠其變化豈不易哉。今世塾師所督者記誦所繹者辭章所談者功利所遵者俗禮皆以科第爲能事而置德行於弗講苟訓詁是勤而披吟不輟則以

爲盡職焉耳。不得則棖楚以威之甚或恣行暴戾而不顧其安。此擊蒙之道所以戒其爲寇也。夫教人者必使其氣質變化而後可幾於有成。今世塾師果能自變其氣質乎。未能自變其氣質而欲變人之氣質其可得乎。是以爲師者知德行之爲貴也。必先正其身以端教育之本。隱微必敬也。動履必端也。過誤必改也。衣冠必肅也。言笑必謹也。以躬行爲弟子先。勿計功而自懈。勿從俗而苟安。如是則身正矣。可以不言而化不怒而威矣。而且靜專以課其業勤敏以鼓其志謙虛以著其範博雅以廣其聞。惓惓懇懇必欲其成賢聖而後已。則門人小子漸摩於仁

義將日進乎高明而不自知譬如**有本之泉**放乎四海沛然莫之能禦矣。賀欲舉世之人皆為賢聖。因取考亭姚江暨呂公之論訓人者合而著之。名曰**訓蒙規矩**。賀願為父兄者以異科名格言之急冀子弟為聖賢。更祈天下之塾師志遠大而敦氣節。耻為世俗之庸流。庶令被其訓者轉相授受。以擴教思於無涯。則風移俗易。將於是在。而塾師造士之功。豈其微哉。

黃雷岸曰。竟是一篇聖功指南。使童蒙養正。盡得力。則他年作塾師。不待變化氣質矣。此有關世教之文。

呂錫馨曰。指示諄切。足發前人之蒙。

有典有則。大家手筆。此為人師者清夜晨鐘。姪長人



原件短缺

19-20

迪吉錄序

天下有同然之性。非觸焉則弗現。故教人爲善者不必強之。以所難而惟動其樂趨之意。使人鼓舞於不自知。則善之所感。固有未可言喻者哉。昔顏光衷先生著迪吉錄。以善世。徵之以事焉。別之以類焉。閔意渺指。皆本乎天道。而曲盡乎人情。深入而淺出之。使讀之者。躍然悚然而不能自已。洵有裨於經濟。有益於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也。予服膺久矣。然所引太平廣記諸書。多屬神怪。不無過理失事之弊。嘗欲刪訂以成全璧。而力未能也。予弟敦實與予朝夕尚論。偶及斯編。遂同訂而授梓。以公

於世敦實曰一正一反其義皆同今專取其美而遺其惡不亦善乎子曰洵善哉迪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夫人之情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故逆而遏之則難爲功順而導之則易爲力今專舉爲善之慶使人知獲其利而從其樂則懽忻慕倣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曰有勸而無懲可乎子曰勸懲無異理也凡人日見正事日聞正言而心無所雜則所行必日趨于正是以古之爲教者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俾其專于爲善不覩異物而遷故能習與智長而化與心成夫豈倖致之哉吾嘗徵之于人矣凡相對之間樂道人善者必君子何也其心所記者皆善

人善行也好談人過惡者必小人何也以其所記者皆不善之事也夫多記惡行于胸中則凡事自恕曰我猶未至於此也或行一小善則詡詡焉自矜以爲人莫已若也或於小惡而爲之始猶自愧而其後援人過以文飾而遂因之以自安日積月累雖欲不至于小人不可得也惟專於揚善則目所覩者無非善事心所記者無非善行是懿德之好洋溢于中而見之施行有不日進于高明哉予弟之刪之其卽此義也夫然善行之間亦有可商者予兄弟殫竭心力嚴爲出入舉凡神怪可疑傳聞弗確與夫矯枉過正恐其流弊不可爲訓者咸刪之其間俚語偶



易與二欲令觀者弗厭也多存正史而小說則間錄之取其信而有徵也如是而廸吉之名斯稱其實也哉讀是編者如親見昔賢之行事如目覩善人之獲報其爲樂也大矣噫發其固有之良而鼓之以最樂之情斯足以善世而有餘光衷先生之苦心不於斯而彌著乎雖然正史之可垂訓者固已多矣而是編或闕予又將集而補之

倪闇公曰中一段揣度人情處如照妖之鏡外小惡而爲之繆克承曰隱惡揚善極大議論從未有暢發如斯者讀之使人起舞

### 重梓感應篇序

或問感應之說有之乎曰有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聖賢之言類此者甚多揆其指歸不已同符而合轍乎或曰釋氏言因果而儒者往往議之何哉曰吾儒之學不謀利不計功但因天之所畀而克盡其所當爲則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固已包舉無遺矣雖然感應之說確乎有據如左史所載鬼神諸事亦大彰明較著矣夫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福善禍淫豈必一一而紀之事事而報之哉萬物之道各以類相從也善與福類惡與禍類猶水

內省齋文集卷十五  
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以善獲福。以惡取禍。者猶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也。磁石可以召鐵。酌泉可以祈雨。皆是道也。以禍福為勸戒。使人見之有所慕而勇于為善。有所懼而弗敢為惡。不亦有功于斯世哉。或曰。孔顏之厄。盜跖之壽。所謂天道者。何居。曰。春秋書其事而不言其應。蓋謂此也。然孔顏為萬世師。俎豆煌煌。而子姓昌大。至於今不衰。卽以俗情論之。福莫大焉。而跖則名之曰盜。其壽不踰七十。既歷千載。而人猶憾之。其何福之有。且夫感應之悖。理之變者。偶然也。子瞻所云未定之天。是也。取偶然一二事。遂謂天道不足畏。以拒諫而飾非。嗚呼。此

極○正○之○理○極○快○之○論

人之所以自悞也。若夫君子立心。夙夜祇懼。嘗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弗敢自肆。是以無不可為之善。必無可為之惡。而趨吉避凶。卽已存乎其間矣。今使人人矢志力行。善事如于公盛吉。王賀。晉國之類。亦何傷于有意哉。易之為書。教人寡過。而究其大畧。則凡有意于為善。卽所以趨吉。不敢于為惡。卽所以避凶。豈必諱言禍福哉。言此道者。莫如太上感應篇。李公昌齡之註。鄭公德源之贊。智愚皆可以共喻。噫。盡之矣。近日紛紜重梓。咸欲廣其傳。然增入故事。有與題無涉者。有誕幻不經者。是以刪繁就簡。取其信而有徵。淺而易見焉。斯足矣。觀是編者。相與

勉爲善行以介眉壽而膺多祐其繇此也夫。徐仲光曰聖賢立教不諱禍福而殃慶迥逆其言感應者至精矣。後儒反指爲釋而諱言及之何耶。太上此書有功于世甚大。得佐平此論而其理益明所造亦不小矣。

六言解序

天下之治亂繇於風俗之淳漓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則存乎教化而非刑政之所能爲是以善爲治者先教化教化既行而風俗不躋於蕩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歲時祀州社亦如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禋亦如之。蓋周公之教民如此其詳也。教民如此其詳使之目擊而心諭優游不迫漸漬日深故其民樂爲善而耻不義至秦以後專用法吏以督民使其民嗜利無耻而風俗日趨於敗壞。

於是訟獄繁滋而奸不可止。則皆教化不行之故也。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教化行則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墮於小人。大哉王言，洵萬世治道之準哉！詔頒六諭，曉示天下，行之以朔望，振之以木鐸，申之以耆老，董之以守令。卽周官讀法之遺意焉。夫以學政造士，而又以鄉約教民，嗚呼！備矣。當其時，士皆以廉耻自勵，以節義自守。至洪武末年，民風丕變，道不拾遺，豈非教化旣行之效哉！今卽以聖諭六言觀之，而知當日之所以化民者，何其摯也。來賀昔在都門，得此於李小有明府，讀之而喜，遂珍而藏之。今觀東粵剽掠頻聞，訟獄繁興，

持詞求愬者，肩相摩於門，刑之不改，宥之不悛，而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又奚怪風俗之日漓，盜賊之不能止哉！來賀夙夜思之，欲民之改過遷善，不在刑罰而在教化。於是鄉約爲要務，一月之間講鄉約者六，寧輟他務必不可廢。此於是重梓是編，使郊外庶民皆得而見之。周禮屬民讀法之遺，庶在斯乎！且六言之指，非特爲小民訓也。立身行道，以爲顯揚陳善，責難以爲恭敬，正直是與，以爲和衷，式穀垂休，以爲教誨，靖共爾位，而無卽匪，彛皆是道也。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使蒞官不視民如子，實心以迪彝教，而僅以空言訓之，欲民之

大議論大文章

興行奚可得乎。卽實心勸民而不能潔已無私躬行以爲之倡。欲民之從所令亦必不可得也。來賀自愧愚蒙不足以維風範。俗然職忝監司與有教化之責其曷敢不勉焉。尚冀同事諸君子咸滌乃心勵乃志思所以化民而端其本則是六言所訓將與虞廷十六字並爲傳心之要可矣。諸君子勗哉。

吳仲升曰推周官讀法之遺意以教化爲風俗淳漓天下治亂所從出固見其大末論更究六諭微旨則鄉約與學政通而要歸於端本公之爲學爲政全於此矣。

徐仲光曰詰姦弭盜莫如保甲訓俗導民莫如鄉約二術舉而姦宄靖風俗淳訟獄息矣。惕菴見之極真行之極篤故言之極暢如此。

六言歌序

已卯冬來賀於都門、偶得聖諭六言歌讀之、是歌也、楚瞿君九  
 思所作、而淮南李小有刪定者也、夫六言確而盡、簡而易明、雖  
 欲贊一辭不可得、奚以歌為、然而歌者直已而陳德也、記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而歌亦樂之遺也、人固有法言未服者、或異  
 語而動焉、有科條未能禁者、偶然吟咏而忽有所感焉、則以六  
 言播諸聲歌、形諸咏歎、又烏容自已哉、是歌也、本乎人情而動  
 之、以至性使讀之者、或油焉自得、或勃焉而興、或爽焉自失、有  
 欲歌、欲舞、欲泣、欲訴、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殆即古人詩樂之遺

意乎其言質而不文何也。為凡民設也。為凡民設而必詳夫利  
 害何也。有所慕而為之。有所畏而不為。凡民之情也。即易所云  
 積善餘慶。書所謂惠迪降祥之說也。是則樵夫牧豎。可以共知。  
 雖談禍福而不流於誕。則舉法言所未服。科條所不能禁者。庶  
 幾讀是歌而有感乎。小有李君。敦善行而不怠。名久著於天下  
 矣。瞿君守連州。能以此教民。始亦非俗吏乎。夫導民之路。在順  
 其情。而因性以牖之。非有孝友媯睦之風。必不能行。比閭族黨  
 之法。非有涵泳薰陶之益。必不能著。化民成俗之功。是以欲嚴  
 保甲。先講鄉約。而六言之理。當使旁通而暢發之。來賀深悅。此

歌昔曾梓于廣陵。而郡值衝繁。鄉約未講。嘗以此自愧。茲承乏  
 嶺表。思以教化先政。刑因取六言歌舊本。刪訂僭續數十首。以  
 補其所未備。與養蒙圖說。並梓以訓童蒙。倘塾師留意於風化。  
 日講明而不倦。使斯民童而習焉。積久而擴充焉。以正其情。以  
 復其性。庶幾風移俗易。咸遵六諭。以成孝友媯睦之風。戢干戈  
 而橐弓矢。興禮樂而致太平於斯民。有厚望焉。

吳仲升曰。因情以復性。樂之本也。即治之本也。微而通矣。

徐仲光曰。氣清神逸。澹蕩容與。真有澄江靜練之樂。

余於次日辰時... 與... 而... 其... 日... 辭... 巖... 煇...

與... 而... 其... 日... 辭... 巖... 煇...

而... 其... 日... 辭... 巖... 煇...

其... 日... 辭... 巖... 煇...

日... 辭... 巖... 煇...

辭... 巖... 煇...

巖... 煇...

煇...





